

印光大師說故事

印光大師著
智隨法師編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總 序	12
別 序	15
壹、因果報應類(一四則)	22
一、所殺之人 報怨爲子	22
二、富翁子夭 轉身變女	23
三、怨怨相報 終得解脫	23
四、將軍變豬 夢中求救	24
五、曹操變豬 見者出家	24
六、虧空常住 死而爲牛	25
七、徒效王威 反遭大禍	25
八、厚德綿延 子孫發達	26
九、居心忠厚 慶及子孫	27
十、敬惜字紙 子孫賢善	28
十一、喜寫草書 子孫早夭	29
十二、人有實德 天有奇報	29
十三、陽間犯過 陰司有記	30

十四、業通三世 熟者先報	30
貳、戒殺護生類(一一則)	33
一、因行不同 果報迥異	33
二、夢中被殺 醒而悔改	33
三、誠心戒殺 自有感應	34
四、念佛懺悔 蠅去不來	35
五、見母變豬 終不吃肉	36
六、代親懺悔 母遂吃素	37
七、怨氣致毒 自傷傷他	38
八、聖現異類 度生止殺	39
九、顯示神通 勸戒食肉	40
十、好食雞蛋 中毒生卵	40
十一、師現神通 徒方慚謝	41
參、尊師重道類 (四則)	43
一、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	43
二、尊爲皇帝 尙敬同門	44
三、謙恭請法 言下大悟	45
四、褻慢於佛 失證二果	45

肆、虔誠修持類 (九則)	47
一、初欲毀佛 悔而護法	47
二、威儀嚴身 人皆生敬	48
三、和尚有德 營官尊重	49
四、一心專注 念極情亡	49
五、現宰官身 潛修淨業	50
六、大悟之後 歸心淨土	51
七、歷仕四朝 念佛往生	52
八、凡夫發心 即是菩薩	52
九、自行化他 不遺餘力	53
伍、三寶加持類 (九則)	56
一、三寶冥加 遇難呈祥	56
二、畫僧顯靈 病得痊癒	57
三、看相不得 誠禮遂通	57
四、悔而學佛 三寶護之	58
五、遇大水災 佛像無損	58
六、菩薩助之 奮勇如此	59
七、觀音示蹟 降伏毒龍	60

八、佛留舍利	廣度衆生	62
九、文殊普賢	指歸念佛	63
陸、自力警策類 (九則)		66
一、一語不契	墮野狐身	66
二、參禪如此	尙未了脫	67
三、雖有神通	難逃宿業	69
四、四僧轉世	竟不信佛	70
五、初謗淨土	因病悔改	72
六、大師示現	警示後人	72
七、即身成佛	談何容易	73
八、大阿闍黎	不如愚夫	75
九、固執此世	錯失往生	76
柒、念佛感應類(三二則)		78
一、一歷耳根	即種善根	79
二、消災治病	有求必應	80
三、妾才發心	夫即病好	80
四、佛七加被	病得痊癒	81
五、純心念佛	燈出舍利	82

六、改惡遷善	念佛病好	83
七、持珠念佛	遇難呈祥	83
八、鬼來逼惱	念佛即好	84
九、鬼來索命	念佛即去	84
十、誠心求佛	倖免搶劫	85
十一、佛光加被	強盜不見	85
十二、相見不識	倖免於難	86
十三、大聲念佛	老虎逃去	86
十四、從軍念佛	得全身命	88
十五、在軍十年	未帶一傷	88
十六、通皆炸毀	人佛無恙	89
十七、凡念佛處	疫不入境	90
十八、經此二險	大啓信心	90
十九、菩薩加被	癱子病癒	92
二〇、誠念觀音	雙眼復明	92
二一、誠念觀音	痼疾得癒	93
二二、聖號易稱	念即病好	93
二三、默念觀音	身自脫險	93

二四、心念聖號	刀不能傷	94
二五、觀音救度	倖免於難	94
二六、深蒙加被	而不自知	95
二七、因念聖號	順利生產	97
二八、婆念觀音	鬼去兒生	97
二九、家念觀音	婦活兒生	97
三〇、急念觀音	布去兒生	98
三一、觀音加被	病好兒生	98
三二、只念二字	安然而生	99
捌、往生記實類(二六則)		102
一、苦行大師	端坐化去	102
二、於指顧間	坐脫往生	103
三、於佛七中	坐著往生	104
四、敦篤倫常	念佛往生	105
五、高聲念佛	含笑往生	107
六、專一念佛	吉祥往生	109
七、屢見瑞相	隨佛往生	110
八、卅年精修	預知往生	111

九、女中丈夫	正念往生	112
十、厭世心切	悔過而去	112
十一、謙謹虛懷	夢佛而去	114
十二、異香滿室	含笑而去	117
十三、預知時至	安然西逝	118
十四、心中默念	安然坐逝	120
十五、服毒往生	感化一方	121
十六、淨心所感	往生示蝶	123
十七、夫人往生	信報紛至	124
十八、母女奇特	各示異蹟	126
十九、不肯放過	安詳往生	128
二〇、驚嚇中風	急疾而生	129
二一、中風失語	亦得往生	130
二二、投河而死	直立而生	131
二三、隨緣修習	助念得生	131
二四、全家助念	得遂往生	133
二五、冤枉而死	僥倖而生	134
二六、白鵝念佛	雙雙往生	135

總 序

佛法流傳至今，已二千餘年，弘法大士，為我們留下了無以計數的珍貴法寶。然欲一一深入，實非今人之所能。縱然窮其畢生精力，亦難窺其全貌。故有識之士，無不擇其法緣，一門深入。而末法之今日，因感嘆於「生死海深，菩提路遠」，故有心智士，大多安心淨土一門，以此自行化他，同歸淨域。故整理、研習、熏修淨宗法寶，自成今人之所需。凡淨宗之要典，如曇鸞大師《往生論註》、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等五部九卷、蓮池大師《彌陀疏鈔》、藕益大師《彌陀要解》、印光大師《文鈔》等，無不為時人所關注，廣行流通，習以成風。此即「時機愈下，淨土愈昌」之明證也。時有慧淨上人系統整理、編著、演說曇鸞善導一脈之寶典，蔚然成林。其宏開淨宗，功不唐捐，歸者如潮。餘後之古疏，則因聖淨融通之故，理多高深，難契時機，故隱而不暢。如宗教通攝之《彌陀疏鈔》，因其「廣大精微」而漸隱。雖不乏研修之士，終難普應群機。《彌陀要解》雖「直捷要妙」，為時人所喜樂。因以台釋淨，玄理迷人，若無知識引導，亦難得其實益。所謂執於理性，失卻寶珠也。如是未契彌陀大願，偷心豈易死哉；縱欲寶此一行，終難落於實處。唯有近代印光大師《文鈔》，可謂融通古今，深入淺出，為今人學修之最好指南也。任何種根機，皆無高深之嘆，可入念佛一門。大師影響之深遠，可用無遠弗屆來形容。一部《文鈔》，風行天下，凡淨業行人，及有識之士，無不視為圭臬，奉為至寶。

然而《文鈔》之磅礴，實非初機淺學所能通入。故欲得其要，亦非易事。以致流通雖多，仍是研修乏力。如是實有負大師應化之苦心也。今甘冒愚誠，選其精要，編輯而成《靈岩遺旨》、《靈岩法要》、《靈岩故事》叢書，從廣略二途、理事兩面，別顯大師之思想，以此普利一切，暢大師無盡之悲心。

《靈岩遺旨》，旨在全面疏理大師之思想，不論世出世法，通途特別，一併顯彰。因編排有序，脈絡清晰，故於《文鈔》，易得其要。如人之有眼，可環顧四野而明辨方向也。

《印光大師法要》（又名《靈岩法要》），即依《遺旨》精選而成。以《遺旨》雖為選編，對於初學，仍難免有浩瀚之嘆。今去其繁複，擇其精義，編成《法要》。並於緊要處，略加案語，引相關祖師之法語以互通，資其詳解。如是既可善契大師之法要，又可通觀淨宗祖師之同一開示。廬山風貌，了然於胸。往生一事，自可如操左卷而取故物也。

《印光大師說故事》（又名《靈岩故事》），即將《文鈔》中所有「因果報應、念佛往生」等感應故事，分門別類，彙編成冊，以作教理之輔證。所謂「理論猶須證據，事實勝於雄辯」也。為顯事例中隱含之理，略附大師相關法語，以資說明。如是藉事顯理，以理明事，理事相資，以啟吾人之信心，開吾人之正智也。

三書有廣有略，有理有事，盡可各取所需，而同得其益。如是則三根得以普被，利鈍盡可全收矣。《文鈔》因此而廣被，如是與善導法脈自可交相輝映，光照大千。所謂彌陀坐視於南面，勢至輔弼於側翼，法門隆盛，眾生有福矣！

釋智隨 謹記

二〇〇七年三月

別 序

《印光大師說故事》（靈岩故事）：即印光大師《文鈔》中所講「因果報應、三寶加持、念佛往生」等深有啟發之感應事例也。

所謂「感應」者，即因緣果報也。感即是因，應即是果。以如是因，必得如是果。故以善感者，得福果；以惡感者，得苦果；以四諦感者，得聲聞果；以六度萬行感者，得菩薩果；以念佛感者，得往生成佛果。擴而充之，整個佛法，所有因果修證之事理，無一不是感應之徵也。感應之道，如叩鐘然，叩之大者大應，叩之小者小應，無有不應者。然或有修學多年，自覺不見感應者，其故何在？實則並非沒有感應，只是感應之蹟，隱顯不一，不為常人所知。《文鈔》言：

感應之蹟，有「顯感顯應、冥感冥應、冥感顯應、顯感冥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之不同。

顯感顯應者：現生竭誠盡敬禮念供養，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及業消障盡，福增慧朗等。

冥感冥應者：過去生中曾修竭誠禮念等行，今生雖未修習，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覺，禍滅福臻，業消障盡等。

冥感顯應者：宿生曾種善根，今生得蒙加被。

顯感冥應者：現生竭誠禮念，不見加被之蹟，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臨，業消障盡等。

亦冥亦顯感而顯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顯蒙加被，轉禍為福等。

亦冥亦顯感而冥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獲種種益也。

了此，則知功不虛棄，果無浪得，縱令畢生不見加被之蹟，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廢。感應之道，微妙難思。略書梗概，以勸來哲。其應之大小優劣，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縱令心不諦信，致誠未極。但能一念投誠，亦必皆蒙利益。

故知：修學佛法者，無有不蒙感應也，只是見與不見否。如日光高懸，無不蒙照。盲人雖不能親見日光，而依舊蒙其光照，只是日用而不知。

感應之道，有隱有顯，有近有遠。智者能明其隱者遠者，常人僅能見其顯者近者。是故智者，雖未見有應，仍能依理行事；愚者，不見感應，則難信其理。故感應之蹟，於上智固可攝化，於下愚更有實益。如是藉事而明理，依理而行事，則無論何人，皆可得佛法之實益也。下至趨吉避凶，遠禍得福，上自超凡入聖，往生成佛，皆可任己所求，感而遂通。

古往今來，世出世間，種種感應之蹟，海墨難書。散於各書者，何止千萬；彙聚成冊者，亦難計數。《印光大師文鈔》是一部學修之藏書，既有理論的深入闡發，又有事例之大量實證。其理論之要已略顯於《靈岩遺旨》、《靈岩法要》二書中，今將其種種感應事例彙而成冊，以為理論之確證。因其文少易見，事顯理明，一見一聞，或可收神奇之效，開信仰之門，助往生之益。共收一一四則，大分八類：

一、因果報應類（十四則）：因果是佛法根本，通於三世，熟有先後。因其幽微難測，未深入佛法者，多難信之。古往今來，種種因果報應之蹟，時有所聞，但觀其蹟，自可深信其理，佛不妄語，豈欺我哉！所選十四則，有現世現報者，有來世得報者，有多生受報者。如是眾例，顯因果真實，輪迴不虛，果報自然，絲毫不爽。明乎於此，則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二、戒殺護生類（十一則）：明信因果者，自知萬物有靈，同具佛性，愛而護之，理當如是。人存此心，自然感動天地，神而護之，自他同得利益，免受傷殘之苦，同得倫常之樂。進而法緣廣結，同生西方，則可謂真實究竟之放生護生也。所選十一則，有因行不同，果報迥異者；有見母變豬，終不吃肉者；有代母懺悔，感其吃素者；有聖現神通，勸戒止殺者。種種啟迪，以示吾人，戒殺護生，吃素念佛，同生西方矣。

三、尊師重道類（四則）：尊師重道，可謂佛法修行之根本。世間學問，一才一藝，尚不離師，況無上佛道乎？因人聞法，因法悟道，因道修行，因行成佛。是故經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善知識者，是奇特法。」

《華嚴經》云：「善知識者：如慈母，出生佛種故。如慈父，廣大利益故。如乳母，守護不令作惡故。如教師，示其菩薩所學故。如善導，能示波羅蜜道故。如良醫，能治煩惱諸病故。如雪山，增長一切智藥故。如勇將，殄除一切怖畏故。如濟客，令出生死瀑流故。如船師，令到智慧寶洲故。」善知識之重要，以此可知。所選四則，有世間求學者，有佛門求道者，無一不竭誠恭敬，而得實益。是知：無論世出世間，恭敬方得實益。所謂「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故大師常言：「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

四、虔誠修持類（九則）：佛法不僅僅只在口說，更重於實行。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今不如古者，大多流於言談，不能實行其道也。若能如實而行，自可得佛法利益。所選九則，有悔而護法者，有嚴正服人者，有宰官念佛者，有精勤化他者。如是眾例，示佛法貴在篤行，不在空談。任何行人，擇其相應之法，不論時處諸緣，只要依教奉行，皆可得佛法之利益。

五、三寶加持類（九則）：三寶乃苦海舟航，長夜明燈，度生寶筏。凡

恭敬三寶、虔誠奉侍者，自有三寶加持，善神護佑，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以此而生信，即可深結佛緣，進趣菩提，志生西方矣。所選九則，有倖免於難者，有助其勇猛者，有降伏毒龍者，有指歸念佛者。如是眾例，無一不顯示三寶功德不可思議。歸敬三寶，仰憑於佛，即為吾等出離生死苦海之強緣也。

六、自力警策類（九則）：佛法雖廣，宗旨唯一，即生死解脫。然生死解脫有自力他力之別，自力修行以戒定慧為本，難如登天，非末法多障眾生之所能修。經云：「末法眾生，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然人多執於自力，不仗佛力。若能深觀自身業力之深，自力修行之難，自必死盡偷心，專志淨土。綜觀古今，可為今人警策者何止千萬。所選九則，有古之名噪一世者，亦有今之顯赫一時者。或參禪，或學密，其修行不可謂不高，而其結果，不能不令人心慌。如是高超人士，尚難了脫，況吾等具縛凡夫乎？自力不足恃，他力必須歸，以此可知矣。如大師所言：「大家要曉得：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種力？但是無始以來的業力。所以萬劫千生，難得解脫。仗阿彌陀佛的弘誓大願力，自然一生成辦。」

七、念佛感應類（三十二則）：念佛一門，易行疾至，圓頓直接，有現當二益。當益固在往生成佛，現益亦自無量無邊。消災免難、逢凶化吉、增福延壽等，隨處可聞。所選三二則，念佛一四則，念觀音一六則，其他二則。以此可知，佛事門中，有求必應，有感必通。《文鈔》所選感應以

念佛念觀音居多，實因西方三聖與此土眾生最為有緣故。然世人多求於現世果報，故於大慈大悲廣大靈感觀音菩薩，尤為信仰。大師常勸人念佛一萬之餘，念五千觀音，即是基於此，以攝化於念佛信仰不深之人。實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中，包含了一切諸佛、一切菩薩、一切經咒功德，所謂「阿字十方三世佛，彌字一切諸菩薩，陀字八萬諸聖教，三字之中是具足。」故淨業行人，凡欲消災、免難、求子等世間利益者，不必另修他法，只管念佛，自得其益。如大師所言：「真能念佛，不求世間福報，而自得世間福報」也。

八、往生記實類（二十六則）：現世利益小，往生利益大。人能念佛，既可現生增福增慧，更得臨終往生淨土。然現世利益，或可親見，往生一事，超越凡情，愚癡凡夫，殊難信入。縱有經論為證，疑惑亦難頓消。然理雖難明，事則易見。若藉可見之實事，即可除疑增信，安穩念佛矣。所選二六則念佛往生事例：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立志苦修者，有煩惱纏身者；有平生念佛者，有臨終遇緣者；有坐脫立生者，有病魔纏身者；有人類，有異類。如是眾機，雖行業各異，遇緣不同，因念佛故，通得往生，顯念佛一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但稱佛名，莫不往生」之奇勳。誠如大師所言：「淨土法門，仗阿彌陀佛大慈悲願力，無論老幼、男女、貴賤、賢愚、在家、出家，若肯生真信、發切願、至誠懇切念佛聖號，無一不於現生臨終得往生者。」理論猶須證據，事實最能說話。觀如是眾機之往生，

無信者自可倍增信心，有信者宜當勇猛念佛矣。

今將《文鈔》如是種種感應事例彙集成冊，依序分類編排，並選大師相關法語附於各章前後，事理融通，資成淨業，或可助顯大師恩德於萬一也。

釋智隨 謹記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壹、因果報應類(一四則)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三編下·因果實證序

一、所殺之人 報怨爲子

民國八（一九一九）年，北通州王芝祥，字鐵珊，一子很聰明，很孝順。大子有神經病，鐵珊心中望此子承繼家聲。二十一二歲，已娶妻，生一女。一日，病重將死。鐵珊痛極，呼之曰：「某某，汝既來為我兒子，為何此刻就要去？」其子瞋目，作廣西口音曰：「我哪是你兒子，我就是第十四個人。」說畢，即死。先鐵珊在廣西作兵備道時，計殺降匪頭首十三人。先用極愛厚之法以安慰之，請其吃飯，尚請有大名之人作陪，每人犒洋二十四元。云：「日間甚忙，來不及與汝詳談，到晚間來，當與汝等各安職務。」此十三人，不知是要殺他，反拉其厚友同去，意欲以己之情面，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至晚去，則進一門關一門，伏兵於華廳。其人既來，鐵珊抽佩刀砍，則伏兵同出殺之，得十四個屍首，亦不知是何姓名。豈知其人即為其子，徒用二十餘年教育之勞，至死反瞋目呵斥，不認鐵珊為父。大率世之兒女之因，總不出「討債、還債、報恩、報怨」之四義。此子係

汝宿世欠彼債者，債清即去。若還債及報恩者，則可得其孝養耳。

（續編上·覆德暢居士書 民國二十三年）

二、富翁子夭 轉身變女

曹崧喬云：其父讀書時，一同學，乃富翁子，極笨。先生與彼教，彼尚未會，其父聽之，即可背。該富翁子早夭，後見其來，而忽不見，崧喬乃生一女。今已三十一歲，極聰明，讀書絕不費力。初為富翁子，後為同學孫女，人之輪迴，誠可畏也。此但換個男女相，全體改變者，當有十之八九矣，哀哉！

（續編上·覆念佛居士書）

三、怨怨相報 終得解脫

《清涼山志》載：隋，代州，趙良相，家資巨萬，有二子，長曰孟，次曰盈。盈強，孟弱。良相將終，分家資為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盡霸取，止與孟園屋一區。孟傭力以活。後盈死，為孟作子，名環。孟死，為盈作孫，名先。環長，為僕於先，心恨盈霸其業。適先欲朝五台，命環隨往。行至山中，曠無人處，拔刀謂曰：「汝祖奪我家業，我將殺汝。」先疾走，環追之。先入一茅庵，一老僧止之，各與以藥物茶湯。食已，如夢初醒，遂悉前事，感愧悲傷。老僧曰：「盈乃環之前身，霸他之業，是

自棄其業也。先乃孟之再來，受其先產，父命猶在耳。」二人遂出家修道於五台焉。此二人者，宿有善根，故蒙菩薩點化，得有如此結果。今之以殺人為樂者，其後報何堪設想乎？

（續編下·法雲寺放生徵信錄序 民二十一年）

四、將軍變豬 夢中求救

明翰林劉玉綬，船泊蘇州，夢一偉丈夫求救，自稱宋偏將軍曹翰。因屠江州，世世作豬。此對門屠者，頃所宰第一豬，即我也。祈為救援。醒而果見屠將殺豬，遂買而放之閭門一寺中。凡呼「曹翰」者，其豬皆回首望之。是可為「人變畜生，畜生變人」之證。載籍上活閻王活小鬼之事甚多。此皆天地鬼神，透露一點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消息，以警戒世人也。

（三編下·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 丙寅七月）

五、曹操變豬 見者出家

漢獻帝時，曹操為丞相，專其威權。凡所作為，無非弱君勢，重己權，欲令自身一死，子便為帝。及至已死，曹丕便篡。而且屍猶未殮，丕即移其嬪妾，納於己宮。死後永墮惡道，歷千四百餘年，至清乾隆間，蘇州有人殺豬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鄰有一人見之，生大恐怖，隨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載《淨土聖賢錄》。

六、虧空常住 死而爲牛

唐北台後黑山寺僧法愛，充監寺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廣置南原之田，遺厥徒明誨。愛死，即生其家爲牛，力能獨耕，僅三十年。牛老且病，莊頭欲以牛從他易油。是夕，明誨夢亡師泣曰：「我用僧物，爲汝置田，今爲牛，既老且羸，願剝我皮作鼓，書我名字於鼓上，凡禮誦當擊之，我苦庶有脫日矣。不然，南原之阜，變爲滄瀛，未應脫免耳。」言訖，舉身自撲。誨覺，方夜半，鳴鐘集眾，具宣其事。明日，莊頭報老牛觸樹死。誨依其言，剝皮作鼓，書名於上。即賣南原之田，得價若干，五台飯僧。誨復盡傾衣鉢，爲亡師禮懺。後送其鼓於五臺山文殊殿，年久鼓壞，寺主以他鼓易之，訛傳以爲人皮鼓耳。見《清涼山志》。蓋因果昭彰，無能或逃。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七、徒效王威 反遭大禍

日前接令祖功德史，閱之不勝感嘆。凡爲民上者皆肯師法，則天下永久安樂矣。唯有一事，普通人萬不可效法，效之必致大禍。強弩射潮而潮退，乃水神感王之德，故潮不復來。無德之人效之，必致水神興怒，而洪潮湧波，則民居危險之極矣。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中秋日，下南五臺山，

在長安城外，乃觀音現老僧降妖龍而開山者，《文鈔》後附有碑記。往北京紅螺山。未動身前，即聞太原遭洪水災。至九月初至太原，始有人行的小路，因進城以觀其象。係六七月間，一日起蛟水，在城西傍城南流，勢甚洶湧。巡撫某登城看，令開炮。打一炮，一打即時水漲幾倍，順城南流。城門已關，幸未進城。南關為進京大道，街市甚長，沖得房屋樹木牆垣一無所有，成一片新塗田，平平坦坦，無一人不遭此一炮之劫。而損失財物，不知有幾萬萬。可知鬼神敬德非畏威。無德之人當此，只宜領眾懇求，懺悔求勿傷民物為禱。縱令無益，決不至釀成大災也。如再印時，似宜表明此義。庶不致後之居官者遇此，不諒己德，徒效王威，以招禍害民也。

（三編上·覆錢士青居士書一）

八、厚德綿延 子孫發達

昔范文正公視人猶己，視疏若親，視天下為一家，視中國若一人。故能自宋初至清末，足一千年，子孫科甲不絕。

長洲彭氏力行善事，於清初以來，科甲冠於天下。其家狀元有四五人。而同胞兄弟有三鼎甲者。以世世奉佛，奉《陰騭文》、《感應篇》。其志固長欲利人，而天固長施厚報也。

（三編下·覆劉觀善居士書二）

九、居心忠厚 慶及子孫

清蘇州孝廉曹錦濤，精於岐黃，任何險症，無不著手回春。一日，欲出門，忽有一貧婦跪門外，泣求為其姑醫病。謂家道貧寒，難請他醫，聞公慈悲為懷，定可枉駕為治，曹公遂為往治。曹公歸後，貧婦之姑枕下，白銀五兩，不知去向，想為曹公偷去。婦登門詢之，曹公即如數與之。貧婦歸，其姑已將銀取出，婦大慚愧，復將銀送還謝罪。問：「公何以自誣盜銀？」曹公曰：「我欲汝姑病速好耳，我若不認，汝姑必定著急加病，或致難好。故只期汝姑病好，不怕人說我盜銀也。」其居心之忠厚，可謂至極無加矣。所以公生三子，長為御醫，壽八十餘，家致大富。次為翰林，官至藩台。三亦翰林，博通經史，專志著述。孫曾林立，多有達者。彼唯利是圖之醫，縱不滅門絕戶，則已微之微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餘慶餘殃，乃報在子孫者。本慶本殃，乃報在本身者。餘慶餘殃，人可見之。本慶本殃，乃已於現生，及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世人不能見之，天地鬼神佛菩薩，固一一洞知洞見也。須知本慶本殃，較之餘慶餘殃，大百千萬倍。故望世人，努力修持，以期獲慶而除殃也。曹公甘受盜名，救人性命，而善報在於子孫。若自己更能替子孫念佛，求三寶加被，令子孫亦各吃素念佛，善報當在西方矣。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十、敬惜字紙 子孫賢善

字為世間至寶，非金、銀、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銀、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無字，則金、銀、珠、玉、爵位，亦無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說不能盡。敬惜書字，福報甚大。宋朝王文正公之父，極其敬惜字紙。後夢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後生子因名王曾，連中三元，為名宰相。沒後諡文正公，封沂國公。後世凡科甲聯綿，子孫賢善者，悉由先世敬惜書籍，及與字紙中來。近世歐風東漸，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書籍字紙，即讀書儒士，亦不恭敬書籍，及與字紙。或置書於坐榻，或以書作枕頭。或大怒而擲書於地，或抽解而猶看詩書。不但大小便後，概不洗手，即夜與婦宿，晨起讀書，亦不洗手。每每以字紙揩拭器物，猶以敬惜為名而焚化之。故致普通人無所取法，而垃圾裏，毛廁中，街頭巷尾，無處不是字紙遍地。舟車行人，每以報紙鋪坐處。出外婦女，率用報紙包鞋襪。種種褻瀆，不堪枚舉。以故天災人禍，相繼降作，皆由褻瀆天地間之至寶所致。不知此字紙中，皆有天地日月之字，聖賢經書之文。以此種至極尊貴之物，視同糞土，能不折福壽而現受其殃，貽子孫以愚劣之報乎？

（續編下·普勸敬惜字紙及尊敬經書說 民二十四年陳先善述）

十一、喜寫草書 子孫早夭

書信一事，關係甚重。若常用草體，或成習慣，久久或致誤事。馮夢華厚德君子，其子與孫皆死亡。前年過繼之孫，又復死亡。只一一二歲之曾孫，以為其後。而一家之中，寡婦四五人，亦可謂景況淒慘矣。豈天特酷待厚德之人乎？緣此老一生，喜寫草書。與人信劄，非用盡心力，按文義推測，則不識者多。其中難免有誤，以故致受此報也。汝學醫，若習慣過為潦草之書，後來或於醫方亦用此套，則危險之極。光故為汝母說，令勿學此派也。實懼後來誤事，非僅以不恭為檢點也。

（三編上·覆志梵居士書二）

十二、人有實德 天有奇報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縣有曹姓者，居宅沉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眾問之，云：「日來唯覺霧氣瀰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曰：「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鄰里之貧乏者，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水固無情，而有鬼神護佑，雖全體淹沒，而未見其水。是知：人有實德，天有奇報。彼剝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孫富貴者，率皆滅門絕戶。而其神識，當永墮惡道，無有出期，可哀也已。

是以欲救世人，非極力提倡因果報應，斷斷不能收實效。

（三編上·覆潘對晷居士書三）

十三、陽間犯過 陰司有記

藕益大師《見聞錄》，載湖北一生員，權理五殿閻羅王事。一夜至陰間，見一簿，載其妻盜殺鄰雞，連毛一斤十二兩，因折其簿角記之。醒問其妻：「何得盜殺鄰雞？」其妻不承認。曰：「汝還瞞我，陰間簿上已載，汝盜殺鄰雞，連毛一斤十二兩。」妻言：「院中曬東西，雞來吃，以物擲之，即死，尚未動。」令稱之，果一斤十二兩。令持雞，並一雞之價錢以還，為彼說其來歷，祈勿見怪。其夜入陰視簿，則折角仍舊，一字已無矣。

（續編上·覆某居士書）

十四、業通三世 熟者先報

因果之事，重疊無盡，此因未報，彼果先熟。如種稻然，早種者早收。如欠債然，力強者先牽。古有一生作善，臨終惡死，以消滅宿業，次生便得富貴尊榮者。如宋阿育王寺一僧，欲修舍利殿，念沂親王有勢力，往募，所捐無幾，憤極，以斧於舍利殿前斷其手，血流而死。即時，其王生一子，哭不止。奶母抱之遊行，至掛舍利塔圖處則不哭，離開又哭。遂將其圖取下，奶母常向彼持之，則永不哭。王聞而異之，遂使人往育王問其僧，則即於其子生日，斷手流血而死。彼王遂獨修舍利殿。及年二十，甯宗崩，

無子，遂令彼過繼，為皇帝四十一年，即宋理宗也。此僧之死，亦屬慘死，使無常哭不止，見舍利圖則不哭，人誰知此子，乃此僧斷手慘死者之後身乎？此事載《阿育王山志》，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拜舍利數十日，看之。明理之人，任彼境遇如何，決不疑因果有差，佛語或妄。不明理，守死規矩，而不知因果複雜，遂致妄生疑議，總因心無正見故也。如所說念佛之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此係一定之理，斷不致或有虛妄。然於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之理，未能了知，故不免有此種不合理之疑議也。昔西域戒賢論師，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國。由宿業故，身嬰惡病，其苦極酷，不能忍受，欲行自盡。適見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菩薩降，謂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國王，惱害眾生，當久墮惡道。由汝宏揚佛法，故以此人間小苦，消滅長劫地獄之苦，汝宜忍受。大唐國有僧，名玄奘，當過三年，來此受法。」戒賢論師聞之，遂忍苦懺悔，久之遂癒。至三年後，玄奘至彼，戒公令弟子說其病苦之狀。其說苦之人，哽咽流淚，可知其苦太甚。使不明宿世之因，人將謂戒賢非得道高僧。或將謂如此大修行人，尚得如此慘病，佛法有何靈感利益乎？

（續編上·覆周頌堯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佛之所以成佛，常享真常法樂，眾生之所以墮地獄，永受輪迴劇苦者，皆不出因果之外。凡人欲治身心，總不能外於因果。現在人徒好大言，不求實際，輒謂因果為小乘法，實為大謬。詎知大乘小乘，總不外因果二字。

小乘是小因果，大乘是大因果。小因，是依生滅四諦，知苦斷集，慕滅修道；小果，是證阿羅漢果。大因，是修六度萬行；大果，是證究竟佛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未之或爽也。所以不獨世間人皆在因果之中，即菩薩佛，亦不出因果之外。若謂因果為小乘，則菩薩佛，亦是小乘矣。其言之狂悖可知矣。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貳、戒殺護生類(一一則)

推吾人惡死之心，巧行救濟；

體天地好生之德，永戒殘傷。

——續編下·楹聯\素食處

一、因行不同 果報迥異

宋初曹彬為帥，不妄殺一人，而數代尊榮。曹翰乃彬之副帥，以江州久不肯降，遂屠其城。不多年身死，子孫滅絕，而且屢屢變豬，明萬曆間，托夢於劉玉綬。受人宰割。

(三編下·覆溫光熹居士書九)

二、夢中被殺 醒而悔改

人之入道，各有時節因緣。《勸戒類編》載：福建浦城令趙某長齋奉佛，其妻絕無信心。適值五十生辰，買許多生命，欲殺而宴客。趙謂「汝欲祝壽，令此諸物皆死，於心安乎？」妻云：「汝之話均沒用的。依佛教，男女也不同宿。這些畜生也不殺，再過幾十年，滿世間通是畜生了。」趙無法可設，遂任她去。至晚，妻夢至廚房，見其殺豬，自己已變成豬。廚子捉其四腿，置砧上殺。佣人從旁邊看，急叫彼救，皆不一應。殺了破肚抽

腸，尚知其痛。豬殺已畢，又殺別物，已又變作別物，痛不可言。稍歇一刻，見一佣人持一鯉魚，丫頭言：「將此鯉魚交廚子，為太太作魚羹。候太太起來，好作點心。」遂斬其頭尾，刮其鱗甲，斬作小丁。一丁一丁，都知其痛。痛極而醒，心驚膽顫。丫頭持魚羹來請吃點心，不忍吃矣。令將所買之生，通通放生。以親嘗其味，故依夫吃素念佛，求生西方矣。

（三編下·覆淨善居士書二）

三、誠心戒殺 自有感應

華蓀職業，頗難修持。然有誠心，自有感應。今以一事為證：北京阜城門內大街，有一大葷館子，名九如春，生意很發達。一夕經理夢無數人來，向他要命，心知是所殺諸物。與彼等說：「我一個人，償你們許多人命，哪裡償得完。我從今不做這個生意了，再請若干和尚念經念佛，超度你們，好吧？」多數人應許曰：「好。」少數人不答應，曰：「你為幾圓或幾角錢，殺我們多苦，就這樣，太便宜你了，不行。」多數人勸少數人曰：「他若肯這樣做，彼此都好，應允許他。」少數人曰：「他可要實行才好。」經理曰：「決定實行，否則再來找我。」因而一班人便去。適到五更要殺的時候，店中夥計起來要殺，雞鴨等皆跑出籠四散了。趕緊請經理起來說之，經理云：「我們今天不開門，不殺跑出的。在店內的收起來，跑出去的隨他去。」天明請東家來，說夜夢，辭生意，決定不幹了。東家云：「你既不願殺生，我們不妨改章程，作素館子。」遂改做素食，仍名九如春。

因此吃素的人頗多，更發達。

(三編上·覆琳圃居士書)

四、念佛懺悔 蠅去不來

十餘年前有英人林某，住南京，來普陀見光。送光幾本書，云是他著。他中國話尚不甚好，何能作很好文字乎？有一本專提倡衛生，專門以殺生為事。餘書均送人，唯衛生之書，光撕碎付字簍。恐無知者持去，則害人害物，無有底極。周君蓋深中西人之毒，而不知衛生利人之道。人為萬物之靈，亦一種動物也。我與萬物同生於天地之間，彼未要我之命，我何得要他的命？打蠅之家，蠅更多。殺蜈蚣之人，常被蜈蚣咬。彼欲衛生於現生，而現生亦未必得益。由此一生常懷殺心，將來生生世世，常被人殺。但以未能親見，尚樂以忘疲而殺。古書中有惡蟻者，蟻盈其屍。惡蠅者，蠅集其體。無法可設，徒嘆奈何。光以此事即是大造殺劫之根本。若猶欲依己所見而為，竊恐有後悔不及時，為可憐可憫，無有可救援也。仁人君子，何得專以殺物為事。令一切無知者，皆效法乎？十餘年前，一皈依弟子有一小兒，買一拍蠅板，以為玩具，遂常拍之。一日蠅多極，極力拍之，忽全屋皆黑。大人遂開門窗，念佛懺悔，未久蠅悉去。從此焚其拍物，亦無蠅來矣。此係佛弟子佛慈加被，令斷殺業者。若無信心之人，恐無此兆。其來生後世，何可設想也。

五、見母變豬 終不吃肉

吾秦當洪楊未亂之先，興安某縣一鄉民與其母，居家貧，傭工養母。後其母死，止己一人，便不認真傭工。一日晝寢，夢其母痛哭而來，言：「我死變做豬，今在某處，某人殺我，汝快去救我。」其人驚醒，即往其處，見其殺豬之人與夢合，而豬已殺矣。因痛不能支，倒地而滾，大哭失聲。人有問者，以無錢贖此死豬，言我心痛，不便直說。從此發心吃素。鄉愚不知修行法門，遂募化燈油，滿一擔則挑送武當山金殿供燈。募人一燈頭油，三個銅錢，錢作買香燭供果用，已送過幾次。後有一外道頭子欲造反，事泄而逃，官府畫圖到處捉拿。其人與化油者，同名姓相貌，因將化油者捉住。彼以母變豬化油對，不信。又得其帳簿人名數千，係出油錢的名，遂以為造反之名。在湖北邊界竹溪縣署，苦刑拷打，因誣服定死罪。又解鄖陽府重審，彼到府稱冤，因說娘變豬化油事。知府甚有高見，以其人面甚慈善，決非造反之人。聞彼說娘變豬之話，謂汝說之話，本府不相信。本府今日要教汝開齋，端碗肉來令吃。其人一手端碗，一手捉筷，知府拍省木逼著吃。其人拈一塊肉，未至口，即吐一口血。知府方知是誣，遂行文竹溪縣釋其罪，令在竹溪邊界蓮花寺出家。以蓮花寺，係興安鎮台，鄖陽鎮台，每年十月，兩省在此寺會哨，故有名。

其人出家後，一心念佛，頗有感應。後回陝西故鄉，地方人稱為周老禪

師，建二小廟。洪楊亂，徒弟徒孫均逃去。將示寂，與鄉人說：「我死以缸裝之，修一塔，過三年啟塔看，若壞則燒之，不壞則供於大殿一邊。」後啟塔未壞，供大殿內。現身為鄰縣縣少爺看病，病癒不受謝。云：「汝若念我，當往某處某寺來訪。」後來訪，言係大殿所供之僧名，閱之即是。因此香火成年不斷。

此人，印光之戒和尚之師公也。經五十八九年，其人名廟名，均忘之矣。此人若非娘變豬，亦不過一守分良民而已。若非鄖陽府逼令吃肉，肉未入口，血即吐出，則其案決無翻理。以彼視此肉，即同娘肉。以官威強逼，不敢不吃。未吃而心肝痛裂，故吐血。故官知其誣，而為設法行文釋罪，令其出家也。

（三編上·覆郁連昌昆季書 民廿九 二月初二）

六、代親懺悔 母遂吃素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又少實勝多虛，大巧不如拙。黃涵之作寧紹台道時，發心吃長素，勸其母亦吃，為備素菜，則但吃白飯。涵之函詢作何法方可。光示代親至誠懺悔，業消則能吃矣。未一月而長素矣。

（三編下·覆章道生居士書三）

七、怨氣致毒 自傷傷他

世人食肉，已成習慣，當知無論何肉，均有毒，由於殺時，恨心怨氣所致。雖不至即時喪命，然積之已久，則必發而為瘡為病。年輕女人，若生大氣後，餵孩子乳，其子必死，以因生氣而乳成毒汁也。人以生氣，尚非要命之痛，尚且如此。況豬羊雞鴨魚蝦要命之痛，其肉何能無毒乎？余十餘年前，見一書云：一西洋女人，氣性甚大，生氣後餵其子乳，其子遂死，不知何故。後又生一子，復以生氣後餵乳而死，因將乳令醫驗之，則有毒，方知二子皆乳藥死。近有一老太婆皈依，余令吃素，以肉皆有毒，並引生氣西婦藥死二子為證。彼云：伊兩個孩子，也是這樣死的，以其夫橫蠻，一不順意，即行痛打，孩子看見則哭，便為餵乳，遂死，亦不知是乳藥死的。其媳亦因餵乳死一子。可知世間被毒乳藥死的孩子，不知有多少。因西婦為發起，至此老太婆，方為大明其故。凡餵孩子之女人，切勿生氣，倘或生大氣，當日切不可即餵孩子。須待次日心平氣和，了無怨恨時，乃無礙矣。若當日即餵，或致即死，縱不即死，或遲遲死。是知牛羊等至殺時，雖不能言，其怨毒結於身肉者，亦非淺鮮。自愛者固宜永戒，以免現生後世種種災禍也。此事知者甚少，故表而出之，幸大家留意焉。由此證之：須知人當怒時，不獨其乳有毒，即眼淚口水亦有毒。若流於小兒眼中身上，亦為害不淺。一醫生來皈依，余問醫書中有此說否，彼云不知。世間不在情理之事頗多，不可因非科學而鄙視之。

八、聖現異類 度生止殺

一切眾生，皆是未來諸佛。以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皆當作佛，故是未來諸佛。且畜類中，時有佛菩薩化現於其中，方便度生。如《清涼志》中載薄荷事：

一僧在五台，遇一異僧，出一函，囑交薄荷，未言地址。一日過衛輝，見一群小兒呼薄荷。僧問薄荷何在？小兒指牆下所臥之豬曰：這不是。僧取書呼薄荷擲之，其豬人立，以兩蹄接而置口中，便立化。方知此豬，乃菩薩所現。其屠所殺甚多，若其豬至薄荷前，則便任其宰殺，了不逃走叫呼，故其屠愛惜薄荷。凡欲殺豬，牽薄荷至其豬邊圍繞之，則直同殺死者一般。以故多年養而不殺。以其豬清潔，愛食薄荷，故以為名。初其僧受異僧之函而去，於途中思之，此函將投何所，乃私拆其封。大意謂：「度眾生若得度脫，即當速返，免致久則迷失。」僧異之，復為封訖。至是，方知薄荷乃大菩薩也。繞豬一匝，而群豬即證無生法忍。其威德神力，豈可思議乎哉！

又唐文宗喜食蛤，一日有一蛤堅合不開。帝親開之，中有肉身觀音大士像，莊嚴異常。

由此觀之，肉尚可食乎？倘誤食佛菩薩所化之身，其罪過可勝言哉？吾

人若知此理，自不敢食肉，亦不忍食肉矣！

（三編下·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 丙寅七月）

九、顯示神通 勸戒食肉

梁時，蜀青城山，有僧名道香，具大神力，秘而不露。該山年有例會，屆時眾皆大吃大喝，殺生無算，道香屢勸不聽。是年，乃於山門掘一大坑，謂眾曰：「汝等既得飽食，幸分我一杯羹，何如？」眾應之。於是亦大醉飽，令人扶至坑前大吐。所食之飛者飛去，走者走去，魚蝦水族，吐滿一坑。眾大驚畏服，遂永戒殺。道香旋因聞志公之語，當即化去。有蜀人，在京謁志公。志公問：何處人？曰：四川。志公曰：四川香貴賤？曰：很賤。志公曰：已為人賤，何不去之。其人回至青城山，對香述志公語，香聞此語，即便化去。須知世之安分守己者，一旦顯示神通，當即去世示寂，以免又增煩惱耳。否則須如濟公之瘋顛無狀，令人疑信不決，方可。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十、好食雞蛋 中毒生卵

雞卵吃素之人不可食，以有生機故。即無生機，亦不可食，以有毒質故也。有謂無雄雞之地，卵無生機，此地甚少。昔一人好食雞蛋，久則腹中餘毒，生許多雞卵及小雞。諸醫不識其病，張仲景令煮蒜食之，則吐出許多雞子，及已有毛並無毛之雞。令一生勿再食，食則無法可治。可知雞卵

之禍大矣。

（三編上·覆羅智聲居士書二）

十一、師現神通 徒方慚謝

雞卵之食否，聚訟已久。然明理之人，決不以食為是。好食者，巧為辯論，實則自彰其愚。何以故？有謂有雄之卵，有生不可食。無雄之卵，不會生雛可食。若如所說，則活物不可食，死物即可食，有是理乎？此種邪見，聰明人多會起，不知皆是為口腹而炫己智，致明理之人所憐憫也。晉支道林博學善辯，與其師論雞卵之可食否？彼以善辯，其師不能屈。其師沒後，現形於前，手持雞卵，擲地雛出。道林慚謝，師與卵雛俱滅。此晉時所決斷者。

佛法初入中國，大小分弘。大乘一切肉均不食，小乘則食三淨肉、五淨肉。三淨者：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己殺。加自死，鳥殘。鳥殘者，鳥獸所食之餘也，為五淨也。至梁武帝時，悉依大乘，永廢小乘。道林乃高僧，乃依小乘為論耳。

（三編上·覆真淨居士書）

今將宋黃山谷居士，戒食肉詩錄之，以期大家於食肉時，再三思之，必有不忍食，與不敢食之心，勃然而興。詩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本是一種性，只為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需。莫教閻君斷，自揣

應何如。」有味哉，斯詩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仁民愛物，成始成終之大經大法，不須更為詳談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深義也。願見聞者，咸深思之。

——續編下·天臺山國清寺創開放生池碑記 民二十三年

參、尊師重道類（四則）

人生世間，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

有良師善友，便可歸於正道。否則，燕朋相聚，便曰淪於下流，而疾病亦因之常不癒也。

——續編上·覆吳希道居士書

一、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

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世間大而經術文章，小成一才一藝，若欲妙義入神，傳薪得髓，藝超儕伍，名傳古今，而不專心致志，竭誠盡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將通之。」非鬼神之與通，乃精誠之極也。

漢魏昭，見郭林宗。以為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受業，供給灑掃。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之，林宗大呵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為粥復進，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後知子之心矣。

宋楊時，遊酢，師事伊川。一日請益時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覺曰：賢輩尚在此乎，歸休矣。乃退，門外雪深尺

餘矣。

張九成，十四歲遊郡庠，終日閉戶，無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視之，見其斂膝危坐，對詩書若對神明，乃相驚服而師尊之。

此四子者，所學乃世間「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法。其尊師重道，尚如此之誠。故得學成德立，致生前沒後，令人景仰之不已。至於弈秋之誨弈也，唯專心致志者勝。痾僂之承螭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觀之，學無大小，皆當以誠敬為主。

（增廣上·竭誠方獲實益論）

二、尊爲皇帝 尚敬同門

清順治皇帝，拜玉林禪師為師，法名行癡。與玉林法徒行森書，署名尚寫法弟行癡和南。和南，乃磕頭也。皇帝與同門尚如此，況與其師乎？此種芳規，豈可不知！古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非曰深下於人，人則盡心教導也。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縱人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頂上，不存滴水，故不能受滋潤也。不但學佛如是，即世間學一才一藝亦如是。世間只身口之活計，佛法則性道之本源，其關係輕重，固天淵相懸也。（

續編上·覆王壽彭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三、謙恭請法 言下大悟

昔古靈贊禪師大悟後，欲報剃度師恩，多方啟迪。其師異之，令其為伊宣說。彼謂當設法座，令其師迎己升座禮拜，然後可說。其師依之，遂於言下大悟。使古靈不如此重法，其師不如此重得法之人，莫道不說，說亦只得文字知見而已，決不能一言之下，明白本心。

（增廣上·覆無錫尤惜陰居士書）

四、褻慢於佛 失證二果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自言往劫將證二果，因誤以杖倚壁畫佛面，遂全失之。吾謂二果尚失果位，若是凡夫，則永失人身，常處惡道無疑矣。譬如巨富犯大辟，盡家資以贖死，貧人則立見斬首矣。事載《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故知褻慢，其罪非小。

（增廣上·與佛學報館書）

師嚴道尊，人倫表率，
道德學問，是效是則。
養我蒙正，教我嘉謨，
不敬其師，何能受益。

肆、虔誠修持類 (九則)

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終身受用不盡。不務躬行，縱讀盡世間書，於己仍無所益。

如真龍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

泥龍縱泡之水中，也不免喪身之禍。

——續編上·覆某居士書

一、初欲毀佛 悔而護法

商英初不知佛法，因遊一寺，見佛經莊嚴殊勝。忿然曰：「胡人之書，乃如此莊嚴，吾聖人之書，尚不能及。」夜間執筆呻吟，莫措一詞。夫人向氏，頗信佛，因問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無佛論耳。」夫人曰：「既然無佛，又何可論？且汝曾讀佛經否？」曰：「吾何肯讀彼之經。」曰：「既未讀彼之經，將據何義為論？」遂止。後於同僚處，見案頭有《維摩詰經》，偶一翻閱，覺其詞理超妙，因請歸卒讀。未及半，而大生悔悟，發願盡此報身，弘揚法化。於教於宗，皆有心得。所著《護法論》，極力讚揚，附入大藏。徽宗朝入相，時旱久，夜即大沛甘霖，徽宗書「商霖」二大字以賜。蓋取商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之義以褒之。

二、威儀嚴身 人皆生敬

當此破天荒大劫之時，宜以身率物，自行化他。普令有緣，同修淨業，同生西方。近來女界直成妖精，其裝飾更下劣於娼妓。汝當恪守古規，痛洗時派之惡習。布衣布履，勿著綢緞華麗之衣。勿擦粉，勿擦香水。守聖人冶容誨淫之訓，俾一切人見之生欽敬心。彼好時髦之人，乃是令一切人於她起染汙心，豈非自輕自賤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此則一切人皆生敬心。再與說淨土法門，必大有感動。《正鈔》中〈淨土決疑論〉，《續鈔》中〈與五臺山廣慧和尚書〉，當詳閱。則淨土法門之所以然，可以悉知。於一切人前，可以隨意演說矣。蕪湖有一女回回，深信佛法，前年函祈歸依，彼常勸人念佛。有一極聰明之儒，不信因果，不信佛法。彼與其人辯論，令看《文鈔》，不數篇而祈彼代祈皈依。此蓋以嚴正服人，故人敬奉其言。若是妖精之打扮，何能令大學問人相信而依行乎？回回頂難教化，此人之父母兄弟戚屬，亦頗敬重她，而不肯依她吃素念佛。她所勸化的都是漢人。湖南馬舜卿，亦是回回，《正鈔》中有與彼之信夫婦與六兒女皆皈依，餘無一人焉。

三、和尚有德 營官尊重

今之兵，通住人家，何況寺廟？汝及頭陀僧，均不知現在事體，求人反招辱謗。唯有極力修持，求三寶加被，則為上策。四五十年前，天津大悲院，完全圍於兵營中。狐仙作祟，營官不能住，請大悲院老和尚來，則平靜無事。營官很尊重，大悲院掃院地各事，皆營兵日日為之。夜間外面放焰口回，喊營門即開。又有搭船，夜間來掛搭，亦無所禁。木瀆有兵一千，均住於民家。聞近來之兵，尚馴良，不橫暴。當此之時，一則以修持求三寶加被，一則以修持令主兵敬信。蘇州西門外，靈岩寺下院，亦住兵四五十，尚善良，不在院內燒葷菜，此亦很難得之事。祈與頭陀僧說，以後只求三寶，切勿求人。求人不但無益，反招自己無道德之辱耳。搗神者遭殃，或可寒暴徒之心，此亦可作止惡息暴之嚮導矣。

（續編上·覆念佛居士書）

四、一心專注 念極情亡

智者誦經，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豈有分別心之所能得哉！一古德寫《法華經》，一心專注，遂得念極情亡，至天黑定，尚依舊寫。侍者入來，言天黑定了，怎麼還寫？隨即伸手不見掌矣。如此閱經，與參禪看話頭，持咒念佛，同一專心致志。至於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益耳。明雪嶠信禪師，寧波府城人，目不識丁。中年出家，苦參力究。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實為人所難能。久之大徹大悟，隨口所說，妙契禪機。猶不識字，不能寫。久之則識字矣。又久之則手筆縱橫，居然一大寫家。此諸利益，皆從不分別專精參究中來。閱經者亦當以此為法。

（增廣上·覆永嘉某居士書五）

五、現宰官身 潛修淨業

林文忠公則徐，其學問、智識、志節、忠義，為前清一代所僅見。雖政事冗繁，而修持淨業，不稍間斷。以學佛，乃學問、志節、忠義之根本。此本既得，則泛應曲當，舉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輩之所由來也。一日文忠公會孫翔，字璧予者，以公親書之《彌陀》、《金剛》、《心經》、《大悲》、《往生》各經咒之梵冊課本見示。其卷面題曰：淨土資糧。其匣面題曰：行輿日課。足知公潛修淨土法門，雖出入往還，猶不肯廢。為備行輿持誦，故其經本只四寸多長，三寸多寬。其字恭楷，一筆不苟。足見其恭敬至誠，不敢稍涉疏忽也。其經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璧予以先人手澤，恐久而湮沒，作書冊本而石印之。以期散佈於各界人士，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庶可當仁不讓，見賢思齊，因茲同冀超五濁而登九品焉。命光略敘原委。光幼即聞公之名而嚮往之，今知其修持如此之嚴密，誠所謂乘願再來，現宰官身而說法者。願見聞者，一致進行，同步後塵，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續編下·林文忠公行輿日課發隱 民國二十三年)

六、大悟之後 歸心淨土

宋楊傑，字次公，號無為子，參天衣懷禪師大悟。後丁母憂，閱大藏，深知淨土法門之殊勝，而自力行化他焉。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楊公大悟後，歸心淨土，極力提倡。至其臨終，謂生死於真性中，猶如空花，以未證真性，不得不以求生西方為事也。將錯就錯者，若徹證真性，則用不著求生西方，求生仍是一錯。未證而必須要求生西方，故曰：「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蓮池大師《往生集》，於楊公傳後，讚曰：「吾願天下聰明才士，咸就此一錯也。」此可謂真大聰明，不被聰明所誤者。若宋之蘇東坡，雖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常攜阿彌陀佛像一軸以自隨，曰：「此吾生西方之公據也。」及其臨終，徑山惟琳長老，勸以勿忘西方。坡曰：「西方即不無，但此處著不得力耳。」門人錢世雄曰：「此先生平生踐履，固宜著力。」坡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此即以聰明自誤之鐵證，望諸位各注意焉。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七、歷仕四朝 念佛往生

潞公文彥博者，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平生篤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專心念佛，未嘗少懈。與淨嚴法師於京師結十萬人求生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其化。壽至九十二，念佛而逝。有頌之者曰：

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

不為自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三編下·丹陽金台寺募結同生西方萬人緣序）

八、凡夫發心 即是菩薩

竊維佛法有五乘：（一）人天乘：人秉持五戒，得生人道。天乘行十善，得生欲界天。加四禪四定，則生色無色界天。（二）聲聞乘：修四諦，得四沙門果。（三）緣覺乘：觀十二因緣，得辟支佛果。（四）菩薩乘：修六度萬行，證菩薩果。（五）佛乘：行大慈大悲，成正等覺。人天乘、而兼菩薩乘、佛乘者，其唯淨土法門乎！蓋人天乘，只修五戒十善，俱是有漏功德。唯此淨土法門，乃能出三界，了生死。修淨土者，必須敦篤倫常，恪盡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加以四弘誓願，廣大其心，自行化他。普令內而父母妻子，外而鄰里鄉黨，皆修五戒十善，並修淨土

法門。以深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是人雖係凡夫，實即菩薩。何以故？以心廣大故。昔有一沙彌隨一尊者行路，沙彌忽發自利利他上求菩提，下化眾生之願，尊者即令其前行。沙彌後忽轉念眾生若是之多，如何度脫得盡，不如自利為得，時尊者即令其隨後。沙彌忽又轉念，仍當度脫眾生，尊者復令其前行。沙彌異而問之，尊者曰：「爾初發大菩提心，即是菩薩，我雖羅漢，乃係小乘，故請爾前行。繼爾退菩提心，則我乃聖人，爾乃凡夫，理應在後。後爾又發菩提心，故仍請爾前行。」由此觀之，發菩提心，功德無量無邊。我等欲增長善根，非發菩提心不可。

（三編下·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 丙寅七月）

九、自行化他 不遺餘力

安徽婺源江易園居士，品學兼優，志行高尚。久膺教職，悉心講授。以過勞故，民國十（一九二一）年遂成篤疾。上海諸醫，皆莫能治。其於佛法，概無信向。一友憫其病苦，勸其吃素念佛，並念《金剛經》。略述念佛念經利益。易園信受奉行，則不藥而癒。感激之極，息心研究。方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從茲方知儒教聖人之心法，多被先儒門庭知見之文字所埋沒。遂取下手易而成功高之淨土法門，極力提倡於其鄉。以此法普被三根，令一切人各敦倫常，各盡己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故為一切人所信向。三四年來，生信念佛者甚眾。有瞽目重明者，有篤疾即癒者。有預知時至，念佛坐脫者。前年婺源亢旱，祈禱無靈。率眾念佛，

甘霖即降。因茲起佛光社，喧傳遠近。

邑人程筱鵬者，明敏篤實之士也。身膺教職，景仰易園之學行。頗疑其近所修持，不知其為墮入迷信耶？為真見至道耶？因造其門，以決所疑。蒙易園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證之以經，印之以心。不遺餘力，委曲訓誨。彼遂如沐時雨，如坐春風。隨即悉心研究，極力勸化。由婺源而休寧，而歙縣黟縣，而祁門，遍訪各處高明特達信望所歸之士，令其輾轉化導。閱時大半年，共介紹四百餘人入社。凡所過之地，所遇之人，所經歷兵戈有無之境，所發起真信修持之事。並彼此之問答，主賓之倡和，擇其要者，約略記之，名曰《宏化日記》。此不過隨地隨緣，錄其見聞宣說信向之事，以期報告於易園。以示其心悅誠服，力宏此道。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經提倡，悉生正信而修持之一番情景而已。初非有意傳佈，以期遐邇咸知也。易園見之，喜其初聞佛法，即具此熱心毅力。而安徽各地，風氣未開，筱鵬半年宣導，便能令多數人生正信心，修持淨業。若非各具佛性，宿受佛恩，其能如是也耶？因為作序，令付手民，刊佈四方。冀於世道人心，作一挽救之據。

（三編下·宏化日記序）

學佛之道，在於實行。若只張羅門面，不修實行，則亦只得門面之空名而已。既欲往生西方，自利利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上自

父母伯叔，以至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及諸僕使，並及鄉黨鄰里、親戚朋友，凡一切相識之人，皆宜以如上所行為勸。若自己實行上事，人自相觀而善。所謂「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世出世間事，無一不以身為本者。若自不實行而教人行者，唯上智之人則可依從，只取其言之益，不計其人之能行與否。若非上智者，必腹誹背譏，反令造大口業。欲真利人，當事事盡己之分。則日用行為，皆含化人之機。久而久之，人自見信而依從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三編上·覆李爾清居士書 民廿二 九月十五

伍、三寶加持類 (九則)

念佛之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

此係一定之理，斷不致或有虛妄。

——續編上·覆周頌堯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一、三寶冥加 遇難呈祥

此女人，命不該死，故坐於汽車之外。及車墮下河正下時，揚於其岸，故衣絕未濕。蓋佛天鬼神，於坐車時，已為救之之法於前矣。想必如是。

又民十幾年，潘對堯重修濟南淨居寺。開光唱戲，來客甚多。一人領一小孩，在井邊看。小孩墮下井，立使人下井撈，水面無一物。用竿子遍井底攪，亦無一物。其人回家，則小孩在家裏睡。如癡如呆，衣服盡濕。問：「何以到家？」云：「不知。」因刻一碑，蓋一亭，名其井為聖井，拓之寄光。光送真師，真師裱而掛於太平寺大殿下客廳。

民廿七（一九三八）年，避地甌江度歲。臘底有青田至金華公路汽車一輛。晚開出，隔麗水數十里之荒野江邊。司機不慎，車墮江中。乘客四十餘人，均遭滅頂。翌日黎明，前往營救時，有一婦人，年約三十左右，坐江岸道旁，如癡如醉，詢以何來？答言：「昨暮乘車至此。」問以全車遇

險，爾何無恙？對曰：「不知。」質以當時情況，亦不了了。連日兩處新聞披露，莫不咄咄歎奇！

（三編下·免難軼聞）

二、畫僧顯靈 病得痊癒

唐宰相陸象先蘇州人之弟，病於京師，國醫無效。一僧求見，云能治，令取淨水一盞，向之念咒幾句，含水嚥之，立即痊癒。謝以諸物皆不受。曰：「我名智積，汝後回蘇，當往靈岩山會我。」後其人至山問之，無有名智積者，心甚惆悵。遍觀各殿堂，見壁間畫像，乃為己治病之僧也，因特建智積殿，而寺復中興。

（續編下·靈岩開示法語序 民國二十五年）

三、看相不得 誠禮遂通

清咸同間，一人學看相而不得，請達摩相亦莫明其妙。後遂竭誠禮拜，久則放光。遂並家中人之前生事，均可知之。一日早遇數兵，持符往火藥局取藥，因問取幾桶。曰六桶。曰六桶不夠，當取七桶。彼云軍令何敢違。但說我教汝取，明日當知，否則我受罰。遂取七桶。其夜適賊偷營，六桶藥用完，尚不去。及開七桶，則賊退矣。此看相者，乃一心求三寶加被之化，故能知前生後世之事也。

四、悔而學佛 三寶護之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所貴者自勉耳。明末，藕益大師，木瀆鐘氏子，天姿聰敏，少即隨母吃素禮誦。七歲讀書，以聖學自任，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辟佛。十七歲，閱蓮池大師《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後遂極力研究，二十四歲出家，徹悟自心，深入經藏。一生著述數十種，均為古今不多見者。現有四川鄧奠坤，乃法政學堂畢業生，狂悖特甚。民國初，專門毀壞佛教，無論神廟佛寺，悉率其徒黨拆毀。後忽知非，力行改悔，來普陀求皈依。住上海居士林八年，精進修持。前年滬戰，彼住林中，不驚不動。林前後左右，均成一片焦土，林中所落大小炸彈，無一開炸。足見人能改過遷善，佛菩薩即為嘉獎而保護之。吾人縱不如藕益，亦豈不如奠坤乎？奠坤以罪大惡極之人，尚有如是感應，吾人何可因循度日，不加勉力，如登寶山，空手而歸乎？

(續編下·江蘇吳縣佛教會通告各寺院僧眾異言 民國二十三年)

五、遇大水災 佛像無損

江都揚善壩，當明末時，覺根和尚，開一淨土道場，專修念佛三昧。嗣後屢有高人住持，以故法道久而不替。清咸同間，兵燹之後，寂山和尚，派人料理，近交其徒智定住持。恪守舊規，不涉外緣。去年洪水為災，殿

堂寮舍，同付東流，大殿牆壁，一無所遺。當殿塌時，有三巨木，翼蔽佛龕，隨即漂去。佛龕被水沖壞，亦隨流去。水淹佛膝，八尺金身之西方三聖像，係香樟所雕，及與蓮座，經此撞擊，一毫無損。足見大水乃眾生惡業所感，而佛像值此極大之沖激，仍舊巍然。殆以普示一切眾生，令其歸命投誠，冀得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也。

水退之後，智定先蓋一茅篷，俾佛像不被日曬雨淋，而修殿一事，徒嘆奈何！幸江都縣長楊君，財政局長葉君，公安局長陳君，建設局長李君，及江都紳耆，各見如此奇異，同為出資贊助，令其恢復古道場，為地方人祈福之所。由是智定求予疏其源委，以便懇祈十方檀越。

（續編下·揚州江都揚善壩蓮修精舍募建大殿疏 民國二十三年）

六、菩薩助之 奮勇如此

福建永春，古稱桃源，山川秀麗，民俗淳樸。邑東十里，地名東關，與泉州南安毗連，有溪橫其間，寬若干丈。宋時即建石橋，以利行人。然水甚沖激，遇大風雨，橋輒傾圮，每數十年，或百年，橋必重修，具載縣誌。邑人崇奉佛教，於橋正中建亭，供觀世音菩薩聖像，令來往者，同種善根。

清光緒三十四（一九〇八）年，歲在戊申，洪水為災，橋全毀滅。當將毀時，適值半夜，風雨洪暴，橋頭一店主陳某，年五十餘，頗好善信佛，

已熟寐矣，忽聞叩門聲甚厲，大呼速往橋上捧菩薩出，遂驚醒，而叩聲益厲，連呼速去。急開門，則了無有人，見水勢洶湧，橋搖盪有聲，若將仆者。風雨撲面不之顧，馳往橋亭，捧菩薩出，甫離橋，聞崩裂聲，則橋正中一段，已隨波浪去矣。其人言：「初亦不知何以能奮勇如此，殆有神助者然。」噫，異矣！邑人李元賢之父繼如公，經商星洲，家道頗豐，熱心公益，乃與星洲僑友，倡捐重修。至民國甲寅（一九一四），橋始告成。迨至丙辰，又遇風災，橋亭與梁木毀焉。鄉民遂奉菩薩於附近廟中，而世道荒亂，橋事無過問者。元賢之母黃太夫人，往廟燒香，經過其地，怒焉傷之，意欲重修。夜夢菩薩，現金色身，璀璨莊嚴，語之曰：「唯汝能為我重修此橋，並以祀我，可速為之，以福汝子孫。」由是觀之，足見菩薩唯以利益眾生為念，而一見聖像，即種將來成佛之善根，故特示修橋，而兼令供奉聖像也。太夫人遂馳書諭賢，備款復修。乃舉邑人某某董其事，至癸亥二月工竣，當地人士，為懸匾聯頌之。仍奉菩薩於橋亭，由是因緣，香火益盛。

(增廣下·永春重修東關橋觀音靈感記)

七、觀音示蹟 降伏毒龍

大山岩穴，龍蛇所居。歲久成妖，肆其凶孽。吞齧不已，禍及生民。變怪升騰，非人所制。若非應身大士，孰能救濟。巍巍乎妙智神力，豈容思議。然於不思議境，強以文字紀述事蹟者。冀千載之下，方來君子，啟深

信耳。

昔隋時仁壽中，此山有毒龍焉。以業通力，變形為羽人。攜丹藥貨於長安，詐稱仙術，以欺愚俗。謂此藥之靈，服者立升於天。嗚呼！無知之民，輕信此語，凡服此藥而升天者，不知其幾何。又安知墮彼羽人之穴，以充口腹耳。而一方之民，尚迷而不悟。唯我大士，以悲願力，現比丘身。結草為庵，止於峰頂。以妙智力，伏彼妖通。以清淨風，除其熱惱。慈念所及，毒氣潛消。龍獲清涼，安居岩穴。民被其德，各保其生。昔之怪異，不復見矣。由此靈貺達於朝廷。以其於國有功，於民有惠，建寺峰頂，而酬酢之。大士以慈風法雨，普濟含靈。慧日淨輝，破諸冥暗。於是縉紳向慕，素俗欽風。割愛網以歸真，棄簪纓而入道。大士嘗居磐石，山猿野獸，馴繞座隅。百鳥聚林，寂然而止。如聽法音，久而方散。嗚呼，建寺之明年，六月十九日，大士忽示無常，恬然入滅。異香滿室，愁霧蔽空。鳥獸哀鳴，山林變色。於是寺眾聞於朝廷。中使降香，奉敕賻贈，以崇冥福。荼毗之際，天地晦冥。斯須之間，化為銀界。忽聞空中簫鼓響，山嶽搖。瑞雲奔飛，異香馥郁。忽於東峰之上現金橋，橋上列諸天眾，各豎幢幡，及雨金華，紛紛而不至於地。最後於南臺上，百寶燦爛，廣莫能知，沖天無際。影中隱隱現自在端嚴之相。慈容偉麗，纓絡銖衣。天風飄飄，煥然對目。爾時緇白之眾，千百餘人，咸睹真儀，悲喜交集。莫不涕泣瞻依，稱名致敬。始知觀音大士示蹟也。清氣異香，經於累月。左僕射高公，具

奏其事。皇上覽表，嘉歎久之。收骨起塔，禦書牌額，錫號為觀音台寺。撥賜山林田土，方廣百里。每歲時降禦香。度僧設供，大崇法化。至唐大曆六（七七—）年，改號為南五臺山聖壽寺焉。

(增廣下附錄·南五臺山圓光寺觀音菩薩示蹟之記 太白山釋普明謹撰 元至元七年庚午正月十五日都院主僧釋澄淵立石)

八、佛留舍利 廣度衆生

昔佛滅後，中天竺國阿育王，統王閻浮，威德廣大。所有鬼神，悉皆臣屬。意欲普利世人，啟其祖阿闍世王所藏之八萬四千佛舍利。役使鬼神，碎七寶眾香為泥。一夜造成八萬四千寶塔，散佈南瞻部洲。耶舍利尊者，伸手放八萬四千道光。一鬼捧一塔，順光而趨，至光盡處，則安置地中。東震旦國，有十九處。大教東來，次第出現。如五台、育王等是也。育王之塔，晉武帝太康三（二八二）年，有僧慧達，乃利賓菩薩示蹟。禮拜請求，從地湧出。遂建阿育王寺，供於殿內石塔中。塔門常鎖，有欲睹舍利者，先通知塔主。殿中禮佛，禮畢，跪於殿外階緣。每有人跪，凡欲睹者，均隨之而跪。塔主請塔出，先令居中跪者睹。次則遍令隨跪者睹。雖一日隨睹數次，亦不以為煩。其塔高一尺四寸，周圍亦只尺餘。塔之中級內空，中懸一實心鐘，鐘底正中，有一針，舍利附於針端。四面有窗，花格欄遮，手不能入。即於花格孔中睹之。其舍利之形色、大小、多少、定動，均無一定。平常人睹，多見是一粒，亦有見二三四粒者。有見舍利靠於鐘底不

動者。有見一針下垂至寸許者。有見忽降忽升，忽小忽大者。有見青者黃者赤者白者。及一色之濃淡不同，並二色相兼之各種異色者。有見色氣黯然者。有見色氣明朗者。不獨人各異見，即一人亦多轉變不一。又有見蓮花及佛菩薩像者。亦有業力深重，完全了無所見者。見其小時，每如小綠豆大。亦有見如黃豆大棗大者。明萬曆間，吏部尚書陸光祖，篤信佛法，極力護持。與親友數人來睹，初看如小豆大，次如黃豆大，次如棗大，次如瓜大，次如車輪大。光明朗耀，心目清涼。時舍利塔壞，塔供庫房，陸遂發心重修塔殿。彼親友所見亦甚好，但無陸之奇特神妙耳。須知如來大慈，留此法身真體。俾後世眾生，種出世根。以由睹此神異，自可生正信心。從茲改惡修善，閑邪存誠，以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直至復己本具佛性，圓滿無上菩提。此如來示現不思議相，曲垂接引之本心也。願見聞者，同深感念，則幸甚。

（三編下·阿育王佛舍利塔紀實）

九、文殊普賢 指歸念佛

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云：

大師於大曆二（七六七）年，棲止衡州雲峰寺，屢於粥鉢中，現聖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曾至五台者，言必是五台。後遂往謁。大曆五年，到五台縣，遙見白光，循光往尋，至大聖竹林寺。師入寺，至講堂，見文殊在

西，普賢在東，據師子座，說深妙法。師禮二聖，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

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

師又問：「當云何念？」

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

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師頂，為授記荊：「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師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

（續編上·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佛法僧三寶，乃無明長夜之燈燭，生死苦海之舟航。不但志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所當依怙。即明德親民、治國安邦者，亦必以顯示心性妙理，發明因果實事，以為轉人心而輔郅治之一大助緣也。故古之建大功、立大

業，精忠貫日月、浩氣塞天地者，多由學佛得力而來。莫不致力於莊嚴佛像、流通佛經、護持行僧，冀一切人民，同由住持三寶，悟入一體三寶，以至親證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

——續編下·四川樂山縣大佛陵雲寺創建藏經樓功德碑記 民二十四年

陸、自力警策類 (九則)

一切法門，皆須依戒定慧之道力，斷貪瞋癡之煩惱。

若到定慧力深，煩惱淨盡，方有了生死分。

倘煩惱斷而未盡，任汝有大智慧、有大辯才、有大神通，

能知過去未來，要去就去，要來就來，亦不能了，

況其下焉者乎？

仗自力了生死之難，真難如登天矣。

——續編下·念佛懇辭序

一、一語不契 墮野狐身

宗門語句，勿道不悟，即悟而不善識機，以致誤人，則自實得禍。前在迦葉佛法中，百丈山主人以一語不契機，致墮五百劫野狐身。至唐百丈懷海禪師座前表明其事，始得脫去。是知以宗語作兒戲逞口辯者，可畏之至。

(三編上·覆張曙蕉居士書六)

二、參禪如此 尙未了脫

參禪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即做到大徹大悟地位，而煩惱未能斷盡，生死仍舊莫出。現在人且勿論，即如宋之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其所悟處，名震海內。而五祖戒後身為蘇東坡。東坡聰明蓋世，而不拘小節，妓館淫坊，亦常出入。可知五祖戒悟處雖高，尙未證得初果之道，以初果得道共戒，任運不犯戒。任運者，自然而然也。未證初果者，要常常覺照，方可不犯。初果則自然而然不至犯戒。如耕地，凡所耕處，蟲離四寸，道力使然。若不出家，亦復娶妻。而雖以要命之威力脅之，令行邪淫，寧肯捨命，終不依從。東坡既曾出入淫坊，則知五祖戒尙未得初果之道力，說什麼了生死乎？

真如喆後身，生大富貴處，一生多受憂苦。既知其生大富貴處，又不明指為誰者，得非宋之欽宗乎？金兵相逼，徽宗禪音繕傳也位於太子，始末二年，遂被金兵擄徽欽二宗去，均向金稱臣，死於五國城。以真如喆之悟處，生於皇宮之大富貴處，此之富貴，也是虛名，一生多受憂苦，乃是實事。以大國皇帝，被金擄去為金臣，可憐到萬分了。

草堂清後身，作曾公亮，五十歲拜相，封魯國公。然於佛法亦甚疏遠，未及東坡之通暢矣。

海印信，亦宋時宗門大老，常受朱防禦防禦武官名家供養。一日，朱

家見信老入內室，適生一女，令人往海印寺探，則即於女生時圓寂。此語杭州全城皆知。至滿月日，圓照本禪師，往朱防禦家，令將女兒抱來，女兒一見圓照即笑。圓照呼曰：「信長老，錯了也。」女孩遂一慟而絕。死雖死矣，還要受生，但不知又生何處。

秦檜，前生乃雁蕩山僧，以前生之修持，為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賄賂，事事均為金謀，殺金人所怕之岳飛。凡不與伊同謀者，或貶謫，或誅戮。卒至死後永墮地獄，百姓恨無由消，遂以麵作兩條秦檜與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為油炸檜。又鑄鐵像，跪於岳墳前，凡拜岳墳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頭其身尿以洩恨。後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撫，謂鐵人於岳墳前被人尿，污穢岳墳，投之西湖，俾岳墳常得清淨。自後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見湖中漂幾死屍，及去打撈，又沉下去。因茲出示，多來船舫，圍而打之，則是鐵鑄之秦檜，與其夫人，並金兀術。知其罪業深重，仍令安置墳前，被人打尿。光於民國十（一九二一）年，至岳墳，仍舊尿得汙皂不堪。

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道德，尚不能了生死。而為大文宗、為宰相，已遠不如前生。至喆老為皇帝，而為臣於虜廷，則可憐極矣。秦檜之結果，令人膽寒而心痛。以多年禪定工夫，後世得為宰相。一被金人之賄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癡呆漢。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來，尚無更改。參禪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倘一念此結果，能不自反曰：仗自力與仗佛力相差懸遠，曷若專修淨業，以

祈現生了脫之為癩乎？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來生尚退步於前生，再一來生，又不知作何行狀乎？

（續編上·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三、雖有神通 難逃宿業

唐朝代宗大曆間，有個隱士，叫做李源，舍宅為慧林寺，請圓澤禪師為住持。後李源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因約圓澤同去。圓澤欲由長安經斜谷，陸道去。李源要自荊州入峽，由水道去。兩人意見不同，各有所以。李源不知圓澤之事，圓澤了知李源之心，恐到長安，人或疑伊想做官，便由荊州去。一天乘船到了南浦地方，因灘河危險，天未暮即停舟。那時有一婦人，身穿錦背心，負罌而汲。圓澤一見了她，便俛首兩眼流淚。李源問道：「自荊州以上，像這樣的婦人，不知有多少，為什麼生此悲感？」圓澤道：「我不欲從此路來者，就是怕逢此婦人，因為她懷孕三年，還未分娩，就是候我來投胎。現在見了，已是無法可避了。請君少住幾日，助我速生，及葬吾山谷。三天之後，請來看我，我就對君一笑，以為憑信。十二年後，中秋月夜，到杭州天竺寺外會我。」說完了，就更衣沐浴，坐脫去了。李源後悔無及，只得把圓澤葬了。三天之後，就到那家去看，果然婦生男孩。因把詳情告訴他，並要求和小孩見面，果然一笑為信。李源因茲無意往川，便回洛京。及回到慧林寺，才曉得圓澤在未行之先，已經把後事都囑付好了，因此越曉得他不是平常人。

過了十二年，李源就如約去杭州，到中秋月夜，就在天竺寺外等候。果然月光之下，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騎牛唱道：「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常存。」李源就曉得是圓澤的後身，就上前問道：「澤公健否？」牧童答曰：「李公真信士也。」便略敘數語。又唱道：「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

如是看來，能曉得過去未來，和有坐脫立亡本領的圓澤，還不能了脫生死，逃避胞胎，何況我們具縛凡夫，一點本事也沒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要想了生死，是做夢亦做不到的。

（三編下·由上海回至靈岩開示法語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說）

四、四僧轉世 竟不信佛

清乾嘉間，有三禪僧，為同參，死後，一生江蘇，為彭文章，一生雲南，為何桂清，一生陝西，為張費，三人，唯彭記得前生事。後入京會試，俱見二人，遂說前生為僧事。二人雖不記得，一見如同故人，成莫逆交。殿試，彭中狀元，何榜眼，張傳臚。彭也放過主考學台，然頗貪色，後終於家。何作南京制台，洪楊反，失南京，被皇上問罪死。張尚教過咸豐皇帝書，回回要反，騙去殺之。此三人，也不是平常僧，可惜不知求生西方，雖得點洪福，二人不得善終，彭竟貪著女色，下生後世，恐更不如此生矣。

又蘇州吳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學問道德相貌俱好。民十（一九二一）年，朝普陀會余，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以燒香過客，不能多敘，亦未詳問其由。十一（一九二二）年，余往揚州刻書，至蘇州一弟子家，遂訪之，意謂夙因未昧。及見而談之，則完全忘失了，從此永無來往。迨十九年，余閉關報國寺，至十一月，彼與李印泉，李協和二先生來。余問：「汝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伊云：「我二十六歲做一夢，至一寺，知為雲南某縣某寺，所見的殿堂房舍，樹木形狀，皆若常見，亦以己為僧。」醒而記得清楚，一一條錄。後一友往彼作官，張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對，絲毫不錯。余曰：「先生已八十歲，來日無多，當恢復前生和尚的事業，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負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怎麼希奇？」余曰：「念佛雖不希奇，世間無幾多人念。頂不希奇的事，就是吃飯，全世界莫一個人不吃飯，此種最不希奇的事，汝為什麼還要
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問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

「念。」伊仍無下語。至十二月三十夜，將點燈時去世，恰滿八十歲。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故今生感得大功名，大壽命。今生只盡倫常，佛法也不相信了，豈不大可哀哉！然此四人，均尚未有所證，即已有所證，未能斷盡煩惱，也難出離生死。如唐朝圓澤禪師，曉得過去未來，尚不能了，況只去得好，就會了乎？

五、初謗淨土 因病悔改

大智律師，初頗藐視淨土，後讀《續高僧傳》，見慧布法師云：「方土雖淨，非吾所願，假使十二大劫在蓮花中，受諸快樂，何如我在五濁惡世教化眾生乎？」遂生誹謗。後因大病，始知毫無把握，遂發願盡此報身，弘揚淨土。二十餘年，手不釋卷，以淨土為依皈。

(三編下·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 丙寅七月)

六、大師示現 警示後人

若云證實相法，則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為。南嶽思大禪師，智者之得法師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臨終有人問其所證，乃曰：「我初志期銅輪，即十住位，破無明，證實相，初入實報，分證寂光。初住即能於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眾生，二住則千，三住則萬，位位增數十倍，豈小可哉！但以領眾太早，只證鐵輪而已。」鐵輪，即第十信位，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南嶽思示居第十信，尚未證實相法。若破一品無明，即證初住位，方可云證實相法耳。智者大師，釋迦之化身也。臨終有問：「未審大師證入何位？」答曰：「我不領眾，必淨六根。即十信位，獲六根清淨，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所明。損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觀行位，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尚未斷除。藕

益大師臨終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圓悟藏性，與佛同儔，而見思尚未能伏，何況乎斷。末世大徹大悟人，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戒為東坡，草堂清作魯公，猶其上者。次則海印信為朱防禦女。又次則雁蕩僧為秦氏子檜。良以理雖頓悟，惑未伏除，一經受生，或致迷失耳。藏性，即如來藏妙真如性，乃實相之異名。藕益大師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南嶽示居十信。雖三大師之本地，皆不可測。而其所示名字、觀行、相似三位，可見實相之不易證，後進之難超越。實恐後人未證謂證，故以身說法，令其自知慚愧，不敢妄擬故耳。三大師末後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報。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師否乎。若曰：念佛閱經，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後，常侍彌陀，高預海會，隨其功行淺深，遲早必證實相。則是決定無疑之詞，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證也。又金輪咒法，不許問事，唯許問善根，問法門。而末世眾生，無論有善根無善根，皆當決定專修淨土，法門亦不須問。善根有，固宜努力；無，尤當篤培。則善根亦不須問。

（增廣上·覆永嘉某居士書五）

七、即身成佛 談何容易

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間，西藏的活佛到臨終的時候，能曉得死後要去哪家投胎，叫弟子們到時去接他。且在出胎時候，亦能說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然而雖有這樣本事，也還不是即身成佛。何以知道呢？因為如果真是即身

成佛的，自然就能像釋迦佛那樣的，能說各種方言，一音說法，亦能令一切眾生皆能會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國的語言，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證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何況後來的活佛，死時亦無遺言，生時亦無表示，都是由人安排，拈鬮而定的，那更是不必說了。

又修密宗的工夫，要成功，也是很不容易。如專求神通速效，不善用心，且還有遭遇魔事的危險，還不如念佛的來得穩當。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請我到他家吃齋，便說他有個親眷，是學佛多年的女居士，學問亦很好，已有五十多歲了，可否叫她來談談。我說可以的，於是就叫她來。等到見面的時候，我就對她說：「年紀大了，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她答道：「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她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個清淨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濁惡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這樣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實在是自誤誤人的。

還有兩個要求生華藏世界的人，有一天，那個害了毛病，這個就去看他。後來因見他病勢不對，就趕緊的叫他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大家亦在旁邊助他念。過了一刻，就問他看見什麼境界沒有。他答道：「沒有」。這樣的問過兩三次，都說沒有。到了最後一次，他就

說道：「娘來了」。唉呀，這個問他的，才曉得他們如此靠不住了。因為在他的心裏，以為念這樣的佛號，和這樣的希求，應當要看見華藏世界才對，為什麼反見娘來的陰間境界呢？自此以後，他才回頭來修淨土法門了。要曉得華藏世界，是要分破無明的法身大士，才能見得生得的。其餘就是斷盡塵沙的菩薩，亦沒有分的，何況是具縛凡夫呢？就是《華嚴》會上，已證等覺的善財童子，普賢菩薩，還教他和華藏海眾，以十大願王，回向極樂，以期圓滿佛果。可知淨土法門，是無機不收的。所以我常說：「九界眾生，捨念佛法門，上無以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念佛法門，下無以普度群萌。」就是這個緣故。譬如天下的人，個個都要吃飯，亦個個都要念佛的。

（三編下·由上海回至靈岩開示法語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說）

八、大阿闍黎 不如愚夫

汝年二十一，能詩能文，乃宿有善根者。然須謙卑自牧，勿以聰明驕人，愈學問廣博，愈覺不足，則後來成就，難可測量。十年前，諦閑法師有一徒弟，名顯蔭，人極聰明，十七八歲出家。但氣量太小，一點屈不肯受。初次講小座畢，拜其師，其師並未說他講得不好，但云音聲太小，由此一語便生病。而諦公之人，一味令彼心常歡喜，故傲性日增月盛。後由日本學密宗，彼所發揮密宗之文字，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其自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後回國，至觀宗看其師。諦公云：「汝聲名很大，惜未真實

用功，當閉三年關，用用功方好。」彼一聞此語，如刀割心，即日便病。次日帶病往上海居士林，年餘而死。死後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寺，林員朱石僧來，問其死時景象。言糊糊塗塗，佛也不會念，咒也不會念。此乃顯密圓通，自覺世無與儔之大法師，以不自量，仗宿慧根，作二十二三歲短命而死之糊塗鬼，豈不大可哀哉！設使顯蔭能不自高，謙卑自牧，中國學者，未能或超出其上者。光愍顯蔭以因此而死，為汝作前車之鑒。

（續編上·覆游有維居士書 民國二十六年）

顯蔭，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傳，已是灌頂大阿闍黎。凡所與灌頂之人，通皆現身成佛。彼到死時，咒也不會念，佛也不會念。在彼平時，心中、語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擬。到了臨終，尚不如一字不識之老太婆、老實念佛者，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為癒也。

（續編上·覆閔宗經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九、固執此世 錯失往生

前林彤煒居士逝後，余遂莘與光書，說其大略。光復書，恐彼說之庵，郵不能通，因寄與汝四孀慧淵，令其代轉。以與遂莘一包書，信中說光為彼朝暮課誦回向一七，以盡師生之誼。以殊少暇，故未與其兄滌庵書耳。前日接其訃文，知其人過於聰明。今接汝書，知其以聰明自誤處不淺。彼雖皈依光，實只見過一次，而所語亦無幾句。《文鈔》、《嘉言錄》，當

不至未見。而徒以大願於此作功德為事，不以大願求生西方為事。於命垂終時，已與姊妹同夢佛光銀台。不於此時一心求生西方，反發此種植生死根之四大願。於此可見彼平日絕不以光所說者為志事，由茲遂失往生之好因緣。而蒙菩薩加被而癒，及至惡夢現而病隨發，幸臨終尚有助念諸人。而由此深植生死根之願，致猶不能得往生之徵兆，為可歎也。胸部後冷，乃生人道之驗。汝謂現身說法，彼豈是此身分？然能因彼之不能力求西方以自誤，大家遂引以為戒，決志求生。則其利益，亦不讓現身說法矣。至於追悼會，乃滌庵兄妹之情，按理所不應作。但以念佛求得往生為事。至於念經、拜懺、做水陸，光絕不肯一語提倡。以難得如法，只張羅場面而已。

（三編上·覆志梵居士書三）

古人如圓觀，知過去未來，尚不能了。五祖戒、草堂清所悟之禪，今人何能仿佛，而且又復受生。是知：凡夫決定要修佛所開示之特別法門，則無論何等根性，均可了生脫死，以仗佛力故也。若仗自力，恐夢也夢不著。

——續編上·致阮和卿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柒、念佛感應類(三二則)

一句阿彌陀佛，即佛所證之無上菩提覺道。

吾人若能以此名號自熏，久而久之，即能與佛氣分相同。

況此一句，無一人不能念；即或懶惰懈怠不肯念，聞大家念佛音聲，亦有利益。

兩兩比較，故勝於念經多多矣，以念佛最極簡便。

即不念佛者，聞佛音聲，一歷耳根，即種善根。

由此一句佛號，灌入八識田中，將來遇緣即發。

設使怨鬼惡病逼迫，念佛便能卻之。

所以凡具信心念佛的人，應當以此普勸修持。

不獨家人父子，應當勸導，即一切有緣之人，亦當如是勸導也。

一、一歷耳根 即種善根

念佛一事，約現生得利益，必須要至誠懇切常念。若種善根，雖戲頑而念一句，亦於後世定有因此善根而發起修持者。故古人大建塔廟，欲一人見之而種善根。此一句佛，在八識田中永久不滅。佛在世時，一老人欲投佛出家，五百聖眾，觀其八萬劫來，毫無善根，拒而不納。其人在祇園外號哭，佛令召來與之說法，即證道果。五百聖眾，莫明其妙，問佛。佛言：「此人於無量劫前，因虎逼上樹，念一句南無佛，遇我得道，非汝等聲聞道眼所能見也。」是知肯念佛固好，不肯念，為彼說，彼聽得佛號，亦種善根，聽久亦有大功德。

無錫近來念佛者甚多，一人會做素菜，凡打佛七，皆叫他做菜，彼日日聽念佛聲。後其子將死，即曰：「我要死了，然不能到好處去，你把你的佛與我，我就到好處去了。」其父云：「我不念佛，哪有佛？」其子曰：「你佛多的很。你只要說一聲，我就好去了。」其人曰：「那隨你要多少，拿多少。」其子即死。自謂素不念佛，何以有佛？明白人謂：「汝做菜時所住之屋，近念佛處，日日常聽大家念佛，故亦有大功德。」此係無心聽者，若留心聽，功德更大。念經則無有重文，不能句句聽得明白。即留心聽，亦難清楚，況無心乎？可知念佛之功德殊勝。

（三編上·覆張覺明女居士書九）

二、消災治病 有求必應

病有能醫者，有醫不能醫者。能醫者，外感內傷之病也。若怨業病，神仙亦不能醫。念佛，便能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解釋而病即痊癒矣。外感內傷，念佛亦最有益，非獨怨業病有益也。江易園作校長，因極力教授生徒，致用心過度，得病甚重，中西醫俱無效。彼向不知佛法，江味農來看，謂醫既不效，則不須再醫。當至心念佛，即可痊癒。易園信之，病遂痊癒，故所以極力勸人念佛耳。後回家，有一親戚，年近七十，雙目失明，易園勸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復明。今夏婺源江灣地方旱，易園勸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即得大雨。一方之民，踴躍歡喜。易園遂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亦拉光為會長。可知念佛一法，隨在何事，皆可成就。

（增廣上·覆馮不疚居士書）

三、妾才發心 夫即病好

一弟子羅濟同，四川人，年四十六歲，業船商於上海。其性情頗忠厚，深信佛法，與關綱之等合辦淨業社。民國十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常欲來山歸依，以事羈未果。十四年病膨脹數月，勢極危險，中西醫均無效。至八月十四，清理藥帳，為數甚巨，遂生氣曰：「我從此縱死，亦不再吃藥矣。」其妾乃於佛前懇禱，願終身吃素念佛，以祈夫癒。即日

下午病轉機，大瀉淤水，不藥而癒。

(增廣下·壽康寶鑒序)

四、佛七加被 病得痊癒

去年李雲書居士，因其弟婦病重，來太平寺欲作佛事。我勸他打念佛七。其弟婦之病，經許多醫生醫不好，末後一醫生憫其受苦難堪，令吃快活藥以速死。雲書因為設法求佛加被，故此來與光商。光令打念佛七。不久光回山，亦不知得何利益。至今年四月初七，光往居士林看諦閑法師。李雲書亦來，言去年當打佛七第一天，他的弟婦得了一夢。夢見在三聖堂同僧眾在一處念佛，工夫甚久，且甚清爽，病遂漸輕。雲書對彼說：「我在太平寺為你念佛，不是三聖堂。」彼弟婦言：「不是太平寺，是三聖堂。」後來打聽方知太平寺是普陀三聖堂下院。可見有病之人，若能念佛，必蒙佛力加被，令病痊癒。此其明證者一也。

今年七月間，李雲書自己有病，當病重時，請數居士念佛，後以昏迷不懂人事乃止。繼思去年弟婦打佛七事，著人至太平寺訪我，及真達和尚。因我二人同在普陀，遂寄信祈來滬打佛七。以七月間普陀香市已過，時正清閒，遂在普陀三聖堂打佛七，擇於七月十四日開壇，二十日圓滿。光十三日即與雲書信，十七日彼回信，云已好了八九了。現在李雲書病體全好，只是體氣尚未復原。李雲書如此重病，藉佛七加被，得以痊癒。靈驗如此，

此其明證者二也。

(三編下·淨業社開示法語)

五、純心念佛 燈出舍利

楊佩文，江蘇淮安縣城人，年四十四歲。向讀書訓蒙，近亦輟館。今夏六月下旬，以孫未周歲而殤，頗痛惜。一居士勸其入普濟蓮社念佛，並令閱《文鈔》、《嘉言錄》等，頓生信心，念心頗純切。至九月下旬晚課時，見佛前油燈，結一蓮花。花心有一黑珠，後花落而珠流於案。大如粟米，色如翡翠。頗以為異，而不知其為何物。遂持至蓮社，亦無識者。十月中旬，以書並此舍利寄光，求證明。光即以小磁盒盛之，令護關師及三四俗弟子看。時其質，大於初開封時有二三倍。亦不甚介意，即供於佛前。次晨早課畢視之，已無有矣。遂即報書彼蓮社，謂此係精誠所感之舍利。昨看畢供佛前，今晨視之無矣。或復歸原所，祈為詳察。後得彼書云：「蓮社家中，俱無所有。」而佩文愈生正信，知佛法不可思議，求皈依。因為取名慧潛。蓋取顯蒙念佛，即可「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之意。外道謂精氣神煉之久久，則成舍利。宋人刻《龍舒淨土文》板，及繡經，於刀下針下得舍利。及此燈花之舍利，是誰之精氣神所煉者？應以舍利身得度者，即現舍利而為說法。

(三編下·楊佩文居士得舍利記 民國廿二年冬至日)

六、改惡遷善 念佛病好

治瘡疾方，並無秘訣，凡識字人均可依方而寫。無錫一當兵的壞人，曾在袁總統下當親兵，遂習成壞性。吃喝賭冶游全來，煙癮甚大。將及餓飯，眼已看不見，年已五十七八。其兄死，秦效魯去弔，見其苦況，極力勸誡。其煙酒肉，即日盡斷。日常念佛，眼遂好。居然成一善人，提倡念佛。鄉人不敢與往還。後瘡疾大發，彼一一為治，通好，從此鄉人皆相依從。四月間曾帶十餘人來皈依，居然一老修行居士。此人姓華，名貫千，已六十四五矣。若此人者，可謂勇於改惡遷善矣。

（三編上·覆張覺明女居士書八）

七、持珠念佛 遇難呈祥

無錫殺縣長，關城三天，捱家搜檢，令全家通走出去，彼搜檢得好東西，都拿去，誰也不敢響。袁麗庭家中許多人念佛，口口兵不來。其家有幾次搜檢者，則好東西通被他拿去。

蘇州失守時，口口兵姦淫婦女，慘不忍聞。一女弟子以母死靈柩在家，不忍逃，關門念佛。口兵打門，見她念佛，不污辱她。指其箱，令開翻翻，不拿一物而去。若不是念佛，六七十歲的老人，尚污辱，況此三十餘歲之少婦乎？城門上檢察極嚴，女人也要通身揣摸。持珠念佛者，多不過為嚴察，亦有不察令去者。

念佛乃亂世之救難救命妙法。口口人信佛，但是持珠之男女，必不過為虐待。當令一切人皆念佛。凡出外皆持珠念，即要拉夫，也會放過。蕪湖一弟子吳滄洲，乃軍官。民廿四（一九三五）年在綏遠打仗，被口兵捉到，脫衣檢察，見項掛念珠，隨示敬不檢。領見司令，司令乃彼在口口學堂之教員。曰：「你也來了。」吳云：「我來參觀參觀。」司令令放他去。若不是這掛念佛珠，則性命便死於兵手，還有司令領他見乎？此現在逢凶化吉之無上妙法也。

（三編下·覆淨善居士書四）

八、鬼來逼惱 念佛即好

通州王鐵珊，前清曾作廣西藩台。其地土匪甚多，彼設計剿滅，所殺無算。前年得病，合眼即見在黑屋中。其鬼甚眾，皆來逼惱，隨即驚醒。如是三晝夜，一合眼即見此象。人已困極，奄奄一息。其夫人勸令念佛，隨念數十聲即睡著，因睡一大覺。而精神漸健，病遂痊癒，即長齋念佛。

（增廣上·覆包右武居士書二）

九、鬼來索命 念佛即去

宋朝陳企殺過人，一日見其人來，知來索命，急念「南無阿彌陀佛」，怨鬼即站到不前來。愈念的很，怨鬼即去。陳企遂認真念佛。又活數十年往生西方。尚回來附其孫女身，說他往生事。家人謂汝在家，未畫像。肯

現像，當畫以供養，便現西方之像。

（三編下·覆淨善居士書四）

十、誠心求佛 倖免搶劫

倘肯志誠念佛，求生西方，生前歿後，均有不可思議之利益。昨一女弟子來，為一姓汪女弟子帶些食物。言汪氏前兩月，一日初黑，忽來二十餘強盜，各持手槍來搶。其屋樓上下住七家，彼在樓中間。因將電燈熄卻，其夫妻跪佛前求。而佛前之燈，若有一人吹滅。強盜打門不開，遂不打。餘六家通搶了，唯彼未失一物。可知念佛之人，平常尚能逢凶化吉。況臨命終時，往生西方之利益，比此大得不可說其形相倍數乎？當勸彼常念為幸。

（續編上·覆劉德護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十一、佛光加被 強盜不見

民十九（一九三〇）年，蘇州一後生，年廿四，名郭振聲。在蘇州景德路，開合法紙店。陪其本家一老人，來報國寺皈依。光與彼說，現在是一個患難世道，當常念佛及念觀音聖號。彼廿四歲大胖子，哪肯聽受。次年臘月往上海，戰事起，不能回蘇，過年還打，不知何時才結束。火車路已斷，坐小火輪繞嘉興回蘇。來去均有強盜搶，彼遂常念觀音聖號，但默念不出聲。夜間強盜來，彼在下艙。下艙有許多窮人，強盜上艙搜刮完，到

下艙，窮人的錢通搜去。其人大胖子，穿的皮袍子，強盜並不問他。一船人通搶光，唯他一個不問。乃佛光加被，強盜不看見耳。

（三編下·覆淨善居士書四）

十二、相見不識 倖免於難

去年一弟子曹運鵬，在安徽廣德作縣長，因辦一案殺過人，其黨侶謀報仇。彼於十一月間退回上海，至臘月十三來十人至其家，問彼在否。其妻言出外去，其妻與女十九亦皈依光，見其形勢，志心念觀音。匪搜其箱得二千元一摺子，及百餘元現洋，遂坐其家候彼回。彼回家，見十人各執手槍。問其所以，言特來報仇。問為何事，言為辦殺彼之人。問以何故行殺，遂言由上憲發來令殺。彼云此係上憲之命，非曹某自殺。匪徒不以為然。問汝等可認得曹某否，云認得。相談許久，匪徒不耐煩，謂大家曰：我們且去，明天再來，遂去。曹運鵬與匪談說許久，問認得否，言認得，而竟不認得。且不問汝是甚麼人而去，期以明日再來。匪去後，運鵬打電話於銀行，令勿給錢，恐匪又來，挾家同往青島去矣。此種感應，多不暇書，能實力持念，決定逢凶化吉。

（三編上·覆謝慧霖居士書十四）

十三、大聲念佛 老虎逃去

傅鄒仁顯，江西清江縣東郭村，傅春浦居士之妻。其夫春浦生西事，再

見本附錄之末。為人慈祥篤實，刻苦自勵。信奉三寶，念佛不懈。居士逝後，伶仃孤苦，孑然一身，失其所依。屢經春浦居士友人，為其籌畫食住事宜，迭遭逆境。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五月間，經人送入距樟樹鎮十數里石坡里清淨庵居住。仁顯念誦精勤，暇時上山打柴售賣，以謀升斗之米。該鄉人大多不聞佛名，見仁顯如此修持，咸與親近。有患病者，仁顯為之誦經施藥藥由余敬西居士製送，輒有奇效，十癒八九。一日，早課後，照常上山檢柴。柴已捆好，肩荷而行，瞥見尋丈前蘆葦內，一物如牛。適村中二豬遊於是地，該物即攫其一，勢將啖食。仁顯見之，即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初不料此物，即將豬放下，任其逃去。該物炯然兩目注視仁顯，仁顯熟視，始知虎也。此時念佛雖然不輟，幾不成聲，驚惶失措，不能舉步。山下數十武，即有農民耕田。當虎來去之時，農民均已看見，仁顯念佛，亦皆聞悉。豬逃回家，適走田壩上過，鮮血淋漓，農民均驚異。僉以此豬能從虎口逃出，誠大奇事，然念佛人，或遭不測。正當猜想之時，聞斷續念佛聲，仍然在耳。群乃循聲而往，見仁顯雖呆若木雞，而念佛如故。眾趨而問訊，仁顯始復常態，歷述顛末，棄柴而歸。經此遇虎念佛解脫豬厄之奇事後，石坡里人，方知佛力不可思議，信仰者由此日眾，檀施者亦不乏人。初次佈施者，即脫虎口豬之主人翁。該豬現仍長畜如常云。此記，從余敬西居士多次來函中，綴集而成。

（續編下·跋傅鄒仁顯念佛感虎舍豬記後）

十四、從軍念佛 得全身命

安徽沈翊仙居士，向不知佛。丙寅春，金陵起金光明法會，遂入會隨喜，讀《金光明最勝王經》，覺義理精妙，願常受持。因請一部，日誦一卷，十日一周，周而復始。夏間從軍贛地，軍事紛繁，不能誦經，但默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聖號而已。八月贛戰失利，全軍覆沒，唯彼一人，得全身命。方知佛慈廣大，感應無差。奈芸芸眾生，不但不生信向，反從而毀謗之，致令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莫由親受。喻如杲日當空，普照萬邦，彼戴盆者，莫見光相，可不哀哉！後得《印光文鈔》，乃知淨土法門，為一切若凡若聖，現生即得了生脫死之道。仗佛慈力，橫超三界，較彼仗自力斷惑證真豎出者，其難易天淵懸殊也。冬初歸家，特闢靜室，供佛，及觀音聖像，晨夕禮念，以期消除宿業，增長善根，生為三業清淨之人，沒登九品寶蓮之位。以書致光，祈為作記，因將佛菩薩平等大慈大悲，愍念眾生，及眾生向背不同，致有得受覆被與否之義，書以贈之。以冀無信心者，即生正信；有信心者，益加修持。

（增廣下·沈翊仙居士脫難記）

十五、在軍十年 未帶一傷

民八九（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一軍士楊某，人極忠厚好善。在陝鎮嵩軍中，作營官，吃長素，能背誦《金剛經》，日念數遍。在軍十年，

打仗四百餘次，通身大小未帶一傷。初欲告退，以劉鎮華、憨玉琨，皆屬同鄉，不許彼退。一年開往河南打趙倜，彼遂私遁。從茲朝五台、峨眉、九華、普陀。至普陀，住法雨寺，與光言及彼之心行。惜無學問，未能闡揚大法，隨機利人也。

（續編上·覆姚維一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十六、通皆炸毀 人佛無恙

今水、鄧、裴、楊四位均蒞蘭辦公，提倡念佛，實為甘地之幸。甘地佛法，久已絕響，近數年來，漸漸興復。楊漢公極力提倡，惜隴右樂善書局，大院住兵，彼住小院中，殊為不便。又有郭漢儒、柯慧潛，皆頗真實修持。前年火藥局炸之日，一弟子李仙濤之煙廠中人，通往明水樓看戲，只副經理之子一人在廠。馬昆山廠中，全廠去完，無有一人。藥局一炸，幾條街通崩塌盡淨。仙濤廠經理之子所住之屋，一無所損。昆山廠中供佛一間，一無所損，玻璃均未破裂。仙濤雖有信心，尚未極力修持。昆山因仙濤之勸，始皈依，未至一年。此事實可以發起地方之信心。何鴻吉在甘穀，亦頗提倡，三年前虎疫，不入其境。鄭哲侯於六十歲前，與佛法為怨家，六十歲見光《文鈔》，遂生信心，吃素念佛，今在平涼極力提倡。秦安鄧堯臣，李文湛等，均各提倡。世亂已極，民不聊生，夙有正知正見者，皆知佛所說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事，真實不謬。咸欲出此五濁，登彼九蓮，故一聞佛化，翕然順從。今又得水、鄧、裴、楊四位提倡，將見佛法

大興，人心向善，禮讓興而干戈息，淨社啟而國運昌，可預卜矣。

（三編上·覆岳明壽居士書）

十七、凡念佛處 疫不入境

念觀音，不獨邀淨友念，當於村中及近村宣告，無論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大家各人在各人家裏，一路做事一路念。於行住坐臥中常念，決定可以不遭瘟疫。前年各處虎疫甚劇，陝西澄城縣寺前鎮附近，死數百人，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兩個壞人，餘均無恙。甘肅甘谷何鴻吉居士提倡念佛，凡念佛處，疫不入境。汝邀淨友念，是小辦法。教全村中老幼男女念，是大辦法。頂好吃淨素，如其不能，亦須少吃。即未吃素，亦要念。當此兇險之時，唯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為能救護。彼怕死願安樂者，當不至猶不以為然而忽之。

（三編上·覆穆宗淨居士書二 民廿四 元月初四）

十八、經此二險 大啟信心

江西吉安吳南浦居士，本宿根深厚，自少經商滬濱，心存慈善。奈全不知佛法，反目信佛為迷信。其室人張氏，雖具信心，而又不識邪正，從而相勸，亦難啟發。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被匪綁至匪窟，愁苦交迫，尋思無計，遂憶及張氏勸信佛法之語，因而望佛慈救，冀出匪窟。詎知佛法不可思議，佛慈如母憶子，感應道交，捷如桴鼓。忽來巡捕，為救旁人

之票，誤走地方，即將伊救出，不費分文，安然脫險。乃知佛法有靈，略啟信心，遂往普陀等處進香禮佛。

二十二（一九三三）年，與室人張氏，偕一子，乘汽車，行至途中曲處，忽一西人少女，從旁橫來，適與車撞，被車橫壓，仆跌車下。伊父子三人，嚇得魂不附體，汗流浹背，意謂此女已成三段。急念觀世音菩薩，以期佛慈加被解救。及停車下看，但見該西女，仰臥車下，恰在四輪當中，隨車拖走數十步。一時巡捕市民雲集，該女父亦尋至。將女援起，只見其滿臉通紅，了無傷痕。旋經檢驗，毫無損傷，女即隨父而去。

居士經此二險，大啟信心，二十三（一九三四）年，特來向光求授皈依，遂為取法名曰慧雲，張氏法名曰慧賢，繼而進受五戒。從此信心真切，精進修持，復在靈岩各處廣作功德。又數男名下，連得數女孫，艱於男孫。至二十四（一九三五）年，適居士六十壽期，長兒媳遂生一麟兒。各親友群相道賀，居士因已長齋奉佛，則自己壽誕，及孫兒彌月，皆用素筵，毫不動葷，以為戒殺吃素倡。今復以千圓印淨土五經，贈送結緣，請光述其信佛因緣而為之跋。普願未發信心者，見聞起信，已發信心者，因而增長。必期人人信佛，同生西方，同圓種智，以慰諸佛普度眾生之本懷焉。

（續編下·印送淨土五經跋 民二十六年）

十九、菩薩加被 癱子病癒

明崇禎辛巳，當塗縣官圩，有山東一癱子至。以手代足，乞食於市，人多厭之。癱者雖病而負氣，被罵詈，輒不平。聞塘橋庵，有修行僧曰水穀，往訴以乞食艱難之苦。穀曰：「汝能發心出家，仗慈悲大力，或有施主。」癱子從之，遂剃髮，受齋戒。雖行乞，不茹葷血。雖被辱罵，安忍而受。穀又教以念觀世音名號，兼持準提咒。受持逾二年。戊子秋，忽夢一老嫗呼之曰：「汝起汝起。」癱子云：「我是癱子，何能起？」老嫗以手扯其兩足，覺直而不拳。晨起癱病遂癒，居然一昂藏之僧矣。取號曰半崖，遂有供養之者。出唐宜之己求書。觀音大士，唯以尋聲救苦為事。從古至今，其蒙感應而離苦惱者，何止百千萬億也。而載籍所傳，乃億萬中略見一二而已。

（增廣上·致諦閑法師問疾書）

二〇、誠念觀音 雙眼復明

戚則周之女，年十九，雙目失明，伸手於前，亦不見。來信以告，時彼在山三聖堂，得信即欲回家，送其女於杭州尼庵。光令寫信與其女，令至誠念觀音聖號，未一月親自寫信告癒矣。

（三編下·覆章道生居士書三）

二一、誠念觀音 痼疾得癒

一女人於十六歲時，得氣疼病，每日必二三次發，發時輒疼得要命，今年五十六歲，來求皈依。光令至誠念觀音。並與一藥方，即《文鈔》中戒煙方，但不加煙。彼即熬一料，頭一次吃，氣便不疼。四十一年之群醫莫能為力之痼疾，一經一次吃藥，即完全好矣。非至誠念菩薩名號故，得遇此方乎？

（三編下·覆章道生居士書三）

二二、聖號易稱 念即病好

若前二次之救國舉動，光不禁心痛。捨簡求繁，捨易求難，捨無耗費而大耗費，卒至會念者寥寥，其為益能不寥寥乎？今年有一小女年九歲，得一怨業病年餘，中西醫看之無效，光令念觀世音菩薩，並令飲大悲水，兼洗其患處，旬餘即癒。一小男十一歲，亦如是。當大急難時作佛事，當愈簡便愈有益。故曰：癒病不在驢駝藥，救急還須海上方。

（三編上·覆謝慧霖居士書二十一）

二三、默念觀音 身自脫險

洪楊之役，江西木商袁恭宏，被匪所獲，縛於客廳柱上，門上加鎖，俟時而殺之。渠自意必死，乃默念觀音聖號。良久入睡，醒而身在野地，仰

首見星辰，遂得逃脫。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二四、心念聖號 刀不能傷

念佛一法，最易得益，以文少而易念。即有人持刀欲殺，亦能念，念即得益。蘇州楊鑒庭因於城門向東洋兵鞠躬，心念觀音聖號，其人不喜鞠躬，即以刀砍下，此蓋前生怨家，今以破頭皮了之。及至頭，則成平的。頭皮已破，血流許多，而頂骨一毫莫傷。若非刀轉為平，則頭已成兩塊矣。是知最危險之時世，當以念佛為主。

（三編上·覆陳慧恭居士書）

二五、觀音救度 倖免於難

山西聞喜縣，一弟子葉滋初，騎騾行於大嶺間，一邊高峰，一邊深澗，雪凍成冰，騾滑而蹌，遂跌下澗，半崖有一株大樹，恰落到樹之中間，得以無虞，否則粉身碎骨矣。此樹何由而有，乃觀音所示現也。

又民十七（一九二八）年，寧波蔡仁初，於滬開五金玻璃店，人極淳厚，與聶雲台善。雲台令常念觀音，意防綁票，仁初信之。一日，將出，自己汽車在門外，綁匪以手槍趕開車者去，匪坐其上。仁初一出即上車，隨即開去，方知被綁，乃默念觀音，冀車壞得免。已而輪胎爆裂，車行蠕蠕。

再前行，油缸炸破，車遭火焚。匪下車恨甚，向之開三槍，而蔡以三跳免，遂乘人力車歸。其年六月，與其夫人，同至普陀皈依。

又張少濂，為某洋行經理，素不信佛。一日，坐汽車行於冷靜處，二匪以小六門趕開車者去。張云：「君上車坐，令彼開往何處即已？」二匪人各持手槍向張。張默念觀音，行至鬧熱處，適有二人打架，巡捕吹嘯，二匪跳下車逃去。蓋以念觀音之故，致匪誤會為捉己故也。其舅周渭石，先皈依，一日請余至其家，少濂亦皈依。又鎮海李覲丹之子，為洋行買辦。得吐血病二年，有時吐，即不吐時，痰中亦當帶血。一日，為匪綁去，覲丹畏懼異常，全家念觀音求救，復請法藏寺僧助念。後匪索銀五十萬圓，李家只允五萬，匪魁謂非五十萬不可。然每說五十萬時，頭即作痛，竟以五萬圓贖回。且自匪綁去，不但不吐血，連吐痰也不帶血了。二年多之痼疾，由被綁而痊癒矣。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二六、深蒙加被 而不自知

觀音大士，恩周法界，隨類現身，尋聲救苦，多有深蒙加被，而不自知者。今夏五月，以所印之《觀世音菩薩本蹟感應頌》，寄蘇州西林居士陸壽慈。彼閱至第二卷「救苦門」，不禁有感於中。方知幼時難地獲生者，皆大士慈力加被也。遂略敘其事，函致於光云：

予家太倉，少孤，賴祖母寡母教養。母持觀音齋，常誦觀音經、大悲咒。咸豐十（一八六〇）年，予年十四，值粵匪屢陷各城，從母胡太君，挈吾家三口居鄉間伊宅，未幾城陷。予攜篋有大悲懺，從母之妣張太君，命予鈔其咒文，由是記誦不忘，日念若干遍。及從母他徙，即依三圖毛姓親戚住。至秋，賊大出，肆掠焚殺。一日午餐，適賊至。祖母年高不能逃，予隨母逃向後園竹叢中，賊持矛後追，予母子急跳於河，適有樹根，且捉以待，見賊向竹中亂戳一陣而去。聞背後人聲，回顧見數賊立河幹，搖旗呼哨，若絕不見吾母子者，少選賊去，乃出。及今思之，猶不勝惴惴焉。次年十月，將絕糧，貸錢千四百，雇船往瓊涇訪族祖竹樓翁。未至而日已暮，船夫推予上岸，並擲所攜物於岸而去。日暮途窮，無可為計，不禁痛哭。村媪袁太君憐之，令宿其家。次日命其子伴予謁竹樓翁。翁固貧士，急公好義，有聲庠序，聊借行醫，以期糊口。一見甚歡慰，許為設法，令多待幾日，遂居袁氏月餘。及翁資籌妥，送登海船，因到上海，承親戚引至南門外翠微僧舍，時李相國統兵駐此，得由傭書以進。太平後遷居蘇州，勉成家業，得免為溝中瘠，幸哉。感念從母、袁媪、及族祖之恩德，不啻生死肉骨，終身不敢忘，猶不知經咒之感應也。今讀《大士感應頌》諸事蹟，始知脫離鋒鏑，每遇急難，輒逢善人，皆由吾母持齋誦經，感菩薩大慈悲神力覆護之所致也。《普門品》云：「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信然！

(增廣下·陸西林居士感應記 民國十五年孟秋)

二七、因念聖號 順利生產

湖南馬舜卿，係回回，回回之皈依者，唯此一家人。彼夫婦與五兒女，皆函祈皈依者。民十八（一九二九）年秋，來信言：彼婦生五兒女，初二次尚平安，三次即血崩，四五次更甚。今不久要生，倘再血崩，即無命矣，祈為說救濟之法。光令志誠念觀世音菩薩，臨產雖裸露不淨，切勿以為不可念。又須出聲念，不可默念。彼又祈為胎兒預取法名。光信到，彼夫婦同看，其婦即念，次日即生，生時仍念，安然無苦。彼即回信言：出於意料之外，菩薩真可謂大慈大悲也。

(續編上·覆宅梵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二八、婆念觀音 鬼去兒生

湖南一女人生產，怨鬼附體，發狂大笑。咬自己手上肉幾口還笑。其公婆看見，沒辦法，遂大聲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其人遂若呆不笑，而兒子生矣。蓋志誠念觀音，怨鬼遂去。

(三編下·覆淨善居士書四)

二九、家念觀音 婦活兒生

蘇州一貧家婦，生子死去，其夫到醫院請西醫來開肚皮，西醫要二百元，

方肯開。其家辦不到，西醫去。隔壁乃開醫學館之館長家，伊夫婦皆皈依光，其婦聞之去看。令其家念觀音，伊亦幫她念。不久產婦活而兒子生矣。

（三編上·覆王悟塵居士書三）

三〇、急念觀音 布去兒生

吾一弟子，數年前在四川，至一友人家，聞婦人叫得傷心，因問何故？曰：「婦生子已兩日生不下，恐命不能保。」彼謂：「急令產婦念觀世音聖號，汝於天井，焚香跪念，管保即生。」其人即與婦說，又復自念，未久兒生，婦猶不知。及聞兒哭，方知已生。婦言：「初欲生時，見一人以布兜其下體，故生不出。及念觀世音聖號，見其布已脫，故生出尚不知，聞哭方知已生耳。」

（續編下·重印達生福幼二編序 民十八年）

三一、觀音加被 病好兒生

觀音大士，誓願洪深，慈悲廣大。於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隨機說法。諸大乘經，悉載其事。然即就此方應凡夫機，所示之蹟，亦復多難勝數，妙不可測。況普應六道，及界外三乘之大機乎？若非圓證法身，何能有此大用。錫周居士陳性良，沐恩甚深，報恩心切。擬欲同人，咸深感想。因建水泥牌坊一座於海岸。蓋欲示人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生死海中，

唯有大士可為恃怙。因略敘伊沐恩之事，勒之貞璿。企後之來哲，同生信心，同蒙覆庇。庶可即妄明真，消人我之幻執。識心達本，證寂照之佛性矣。

錫周居士，賦性忠厚。初唯講求儒道之旨，於如來大法，及三世因果之理，尚未深信。夫人胡氏，宿有信心。禮佛誦經，寒暑疾病，修持不懈。年三十餘，長子不育，行善益力。不久復有娠，將及誕期，乃得大病。二十九日不進飲食，不能言語，不能轉側。身瘦如柴，體熱如火。名醫束手，殆無生理。一夕夫人夢一老媪，手持數莖蓮花。謂曰：「汝由宿業，膺此惡疾。幸植善根深，以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隨以蓮花周身拂拭，曰：「拂汝業障，好生嘉兒。」遂覺身心清涼，爽快莫喻。因即蘇醒，通身流汗。而熱退身安，顏色溫和。直與好人，等無有異。次日即生一子，適為三月三日上巳嘉辰。經此燒熱饑餓二十九日，而兒體豐滿龐厚，與無病者所生無異。今年此子已十歲矣。噫嘻異哉！居士荷蒙大恩，直同生死肉骨。方知佛經所說菩薩不思議利生之事，真實不虛。……由茲信向之心，十分懇至。

（增廣下·普陀海岸道頭創建水泥牌坊重修回瀾亭碑記 代了餘師作）

三二、只念二字 安然而生

壽昌經禪師，閩人，生時難產，其祖於其窗外念《金剛經》，只念出「金

剛」二字，即安然而生。其祖喜，因為取名慧經，冠亦不另取名，後出家亦不另取名，此乃明萬曆間高僧。是知女人臨產，當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無一不安然而生者。要出聲念，不可默念。旁邊照應者，亦出聲念。切不可謂臨產裸露不淨，念之恐獲罪咎。須知此係性命相關，無可奈何，非平常能恭敬而慢忽不致恭潔者比也。光前數年絕不說及此事，後屢聞難產殞命，並愚人因家有生產，平素念佛之人，不敢在家住，須過月餘方歸，謂血腥一衝，前功盡棄，此種胡說巴道，誠可憐憫。故近數年常與人說之。依而行者無不應驗，可知菩薩真大慈悲也。

（三編上·覆羅智聲居士書三）

念佛一法，如阿伽陀藥。梵語阿伽陀，華言普生，亦云總治，以普生總治一切病故。念佛一法，能除八萬四千煩惱，亦復如是。所以念佛法門，包羅萬象。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諸法，無不還歸此法界。以其為諸法總持，故得無法不備，無機不收也。佛唯欲眾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然眾生根機不一，心願各別。或有眾生求福、求壽、求財、求子等，只要心誠求之，有求必應。此雖是世間法，然接引下根，漸種善根，故亦滿願。若論佛之本意，唯欲眾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仗佛慈力，臨終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便出三界輪迴之苦。從茲漸進，以致成佛，方為念佛究竟實義。

——三編下·淨業社開示法語

捌、往生記實類(二六則)

彌陀如來在因地中，發四十八願，願願度生，

中有「念我名號，不生我國，誓不成佛」。

今者因圓果滿，故「我今念佛，必得往生。」

——三編下·淨土法門說要

一、苦行大師 端坐化去

今彩大師：俗姓方，江西雩都縣人。宿有善根，少即戒殺吃素。至三十後，深厭五欲多苦，三界無安，遂出家於福建長汀縣報恩寺。具戒後，專志苦行，於贛州光孝寺執香燈，精潔虔恭，凡見之者，皆歎其誠。惜常住物，如護目珠，日以禮拜念誦為事，時無虛棄，為寺眾所欽敬。繼欲專修淨業，徙甯都深山石室中，架松為座，聚草作褥，種薯為食，補衲為衣，其為苦行，人所難堪，師恬然適意，以道為樂。久之，有造訪者，施以銀錢，則卻之不受，若與蔽衣粗食，則便受之。素性孤潔，不立徒眾，有重其德者，代為收四人，實皆未與同住。一徒名德緣，廟稍豐裕，念師清苦，再四哀懇，接回供養。未幾，復往蓮花山，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寺眾尊其道行，聽伊自便，終日閉戶誦經念佛，除早午二餐外，魚磬之聲，朗朗不輟，數十年如一日。由是緇素信慕者眾，每有誠心供養衣履襯施，不

容推卻者，隨即供佛供僧，為彼作諸功德，隨身僅留十圓，以備命終焚化之費，其清苦自甘，解脫無著，有如此者。凡造訪者，無論緇素，均示以娑婆惡濁，極樂清淨，急求出離，是為要務。然須明因識果，修行世善，謹守禁戒，誦經念佛，內外如一，始終不變，方有冀望。從無一言，涉及世間福樂者。

民國七（一九一八）年戊午，年七十四，十月初，示微疾，至初四日，斷飲食，念誦如常，夜深遂息。初五侵晨，寺眾不見師起，叩之闐然不應，入室視之，已端坐化去。左手仍執引磬，一如平昔念佛時，頭略低垂，面帶笑容，與生無異。寺眾觀之，讚歎不已！僉云：師平日有若是之行履，故致斯時得如此之景象，其神超淨域，質托寶蓮，可以決定無疑矣。其徒德森，為余言之，切念末世僧人，每多懈怠，唯貪利養，不修道業，若師者，真可以為末世楷，因筆以記之。

（增廣下·今彩大師往生記）

二、於指顧間 坐脫往生

居士，諱毓英，號紫珊，江西吉安鉅賈周扶九先生之長孫。幼失怙恃，由祖母譚太夫人撫育成人。賦性聰慧，好學敏求。仁慈和藹，虛懷若谷。生長富貴之家，毫無驕奢習氣。居官為政，全以忠實從事，慈愛為懷。即同寅親友，以至婢僕，或有違逆，從未現一怒相，出一粗言。總是和顏悅

色，逆來順受。迨致仕歸隱，杜門養晦，偶閱內典，即知佛法為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根本。福利社會，普度眾生，胥賴乎是。故即皈依觀宗諦閑老法師，承命法名曰智藏。從此長齋念佛，戒殺護生。寬厚待人，淡泊自奉。親友告貸，不厭頻繁。一切善舉，慷慨助成。濟人饑寒，率為常事。所行世善，悉以大菩提心為之回向，同作往生西方之增上勝緣。復觀人心險惡，時事日非，為善益力，欣厭愈深。遂於民國二十一（一九三二）年，歲次壬申，正值知命之年，四月初八，適逢釋迦文佛聖誕良辰，早七時，稍示微疾，覺腰背疼痛，令人微微輕拍，以求慶快。自己盤膝跏趺，向西端坐，專心稱念阿彌陀佛，聲音清亮，遂溘然長逝。拍背之人，以良久寂爾無聲，乃探其鼻息，方知已經捨此報身，往生西方矣。其時異香滿室，五日始散。如斯瑞相，可謂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其為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毫無疑義。

噫！當此劫濁，苦不堪言，居士臨終，方示微疾，於指顧間，即便坐脫，大可以為受苦不堪者作一標榜。吳南浦居士，以事實見示，因取其要者記之。

（續編下·周紫珊居士生西記）

三、於佛七中 坐著往生

趙尊仁：法名培庚，如皋馬塘市人。年三十餘，素業商，其性情淳篤無

偽，其作事果決率真。近數年來，得聞淨土法門，深生信心，日以念佛求生西方為事。置商業，專辦慈善公益事，極其認真。由是倡辦濟生分會，及佛經流通處，凡有善舉，力能為者，無不為之。地方路燈，親自早收晚送，不以為勞。一方之人，皆服其誠，彼以誠感，眾以誠應，凡所勸募，無不隨願圓成。

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冬，身嬰篤疾，力疾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訂於臘月初二日起七。至初八日圓滿，請掘港西方寺范成師主七，其經濟皆善信所自送，入會念佛者，四十餘人。居士雖帶重病，其念佛益精進，若無病者，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鐘，竟念佛坐逝。在會諸人，益加懇切念佛，助彼往生，過數小時，頂猶溫，形色與生無異，於以見彌陀願力，眾生心力，兩皆不可思議。良以真如佛性，眾生本具，特仗因緣啟發耳。如種子已布於地，一經時雨，隨即發生萌芽。彼世之以本具佛性之力，日馳逐於貪瞋癡殺盜淫中，譬如以隨意雨寶之摩尼珠，置於圍廁，則無所受用矣，可不哀哉！聞居士之風，能不愧死！

（增廣下·趙尊仁居士往生記）

四、敦篤倫常 念佛往生

世出世間，以誠為本。誠之所至，金石為開。況同賦此心之同人，與了無有心，以眾生之心為心之佛菩薩乎？世未有誠不至而人興觀感，佛垂加

被者。亦未有誠至而人無觀感，佛無加被者。故希聖希賢，學佛學祖者，唯當致其誠而已。吾於羅梓生居士生西事，得一證據焉。

居士名禹曾，字梓生，福建閩侯人。昆弟三人，伊居其次。少業儒，壯入軍籍。八歲喪父。事節母，待兄弟，以孝友聞。賦性真實忠厚，儉樸廉潔。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以故軍官信任，令管軍需。十餘年除薪水外，絕不染指。而且篤信佛法，頗厭塵境。中年喪偶，其念已同槁木寒灰。民國壬戌（一九二二年）丁母憂，遂摒絕葷腥，專修淨業。其子鏗端與彥俊，偕諸同志，組織福州佛化社。居士鼓舞贊襄，提倡尤力。甲子（一九二四年）夏社遷西湖開化寺，人地均稱適宜。但以寺建已久，棟宇參差，佛像剝落。居士欲令來念佛者觀感興起，遂獨任修葺而莊嚴之。工甫半而謝世。時在丙寅（一九二六年）六月初九，壽六十歲。鏗端能繼父志，俾得圓功。可謂善於事親矣。

初居士將終前十餘日，忽疽生於項，殆屬宿業。內潰，寒熱間作。居士欲借此苦，速獲往生，令眷屬就室念佛，以助正念。亦有友人來助念者，每至數十。預囑眷屬，臨終不得先行洗濯換衣哭泣等。喪中無論祭神待客，俱不得用葷酒。殮服唯素布，不得用綢帛。子媳咸遵。雪峰達本方丈，特來開示。故十餘日中，雖有痛苦，心常鎮定，了無異念。至臨終時，正念分明，安詳而逝。眷屬等各節哀念佛五句鐘，方為洗濯換衣哭泣等，可謂知法。及至入殮，頂門猶溫，四肢柔軟，可為生西之證。尤異者，子媳皆

發願終身長齋念佛。佛化社社友，為其念佛念往生咒者，凡三十餘家。所念佛號，有一千五百餘萬；往生咒，有十一萬九千餘遍。俱以此祈蓮品轉高，無生速證。非平生至誠感人，何能如此。

噫！若居士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如來之真子矣。或疑居士敦篤倫常，力修眾善，而且多年念佛，何以臨終尚生惡疽。不知吾人從無始來，所結怨業，莫能悉數。若不念佛，將長劫報復，無有了期。居士殆由念佛之力，轉後報重報為現報輕報，以解脫生死諸苦，直往西方。高預海會，親炙彌陀，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也。昔戒賢法師尚嬰篤疾，玄奘法師臨終亦有痛苦。各蒙菩薩指示安慰，謂是宿世惱害眾生之報。況博地凡夫乎？

（三編下·閩侯羅梓生居士生西記）

五、高聲念佛 含笑往生

安徽石埭縣徐母楊太夫人者：徐居士國治之生母也。其性情孝慈柔善，明敏果決，事父母，事舅姑，相夫教子，持家處事，一一皆悉堪作閨閣典型，女流師範，方之古烈女母儀、賢仁、明智諸傳，殆無愧焉。幼即奉佛，老而彌篤。其子三：曰國華、國鈞、國治，各受職於政商二界。國治在天津，欲長侍膝下，於民國十（一九二一）年，迎養至津，遂持長齋，受優婆夷戒。從茲念佛益精進，頗有瑞徵，恐不求一心，專希瑞相之愚人受病，故不錄。是秋，安徽水旱奇災，省長電調國治襄辦賑務，以八年在京，辦

有成績故也。國治不忍遠離，夫人責以大義，促令速去，以救災黎。國治在皖年餘，夫人有病，不許書信言及，恐遠道來省，致誤賑務，並囑國華、國鈞勸募，以己私蓄，傾囊相助，蒙大總統題頒匾額，與慈惠徽章。

十一（一九二二）年賑務畢，皖憲仍繫維國治，乃復迎養皖垣。以年已七十有四，精神衰頹，親戚中有勸開齋者，夫人曰：「我寧茹素而死，決不食肉而生也。」至今春，病日篤，而神智清明，念佛不輟。謂國治曰：「余於世事，艱苦備嘗，故無戀慕，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又曰：「每一發熱，痛苦異常，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則頓覺清涼矣。」二月廿一，命請僧來寓念佛，以助往生。令將己衣物，盡行變賣，供養三寶。問國治曰：「何日去最好？」國治答以後天是齋日，最好。歷數時曰：「余已見釋迦牟尼佛，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薩，何獨不見接引佛乎？」國治曰：「時至則見矣。」次日，仍復隨僧念佛，至廿三黎明，念佛僧福海師曰：「夫人神志氣象如常，一二日內，尚不能去。」至巳刻，國治請一接引佛供床前，曰：「阿彌陀佛來矣。」夫人聞之，生大歡喜，起坐瞻視，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聲，即結印含笑而逝。國治與諸師，及眷屬，猶高聲念佛三句鐘，始舉哀，及沐浴換衣。香氣馥郁，有友來弔，於門外即聞之，歎為稀有。三日入殮，面貌比生時更加光彩，頂猶微溫，四肢柔軟，以數珠置手中，乃屈指握之。

猗歟懿哉！若夫人者，可謂宿根深厚，現行精純，又得其子國治，多方

輔助，故令淨業成熟，得遂往生之願。

（增廣下·徐母楊太夫人生西記）

六、專一念佛 吉祥往生

優婆夷了常者：安徽無為縣陳錫周了圓居士之繼配夫人也。姓胡氏，賦性慈善，篤信佛法。錫周初不知佛法，長子天壽，頗聰明，十四歲殤。意謂我居心行事，無大過愆，何得有此。遂於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概謂為無。夫人知其執不可破，輒密默修持，不令彼知。未久，夫人有娠，將臨產期，忽得大病。二十九日，不能言語飲食轉側。體熱如火，身瘦如柴。名醫束手，絕無生望。一夕，夢老母持一把長幹蓮花，云：「汝以宿業，得此惡病。幸有善根，是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隨以蓮花，從頭至足拂之。云：「拂去業障，好生嘉兒。」頓覺身心清涼，即驚醒起床，便成好人。次日生子，龐厚豐滿，與健婦所生無異。取名天民，今已十五歲矣。錫周由是方知佛慈廣大，三世因果之理事，真實不虛。從茲夫婦各吃素念佛，努力修持。於救濟貧苦患難，齋僧修廟，施善書，捨棺材，悉隨己力為之。錫周歸依光，法名了圓。夫人函祈歸依，因名了常。九年，夫妻兒女五人，同於北京法源寺，受菩薩戒。去年春，夫人欲來普陀見光，因先朝九華。歸至滬，適奉直兵禍將作，遂未果來，每引以為憾。光慰之曰：「至心念佛，則日與彌陀聖眾相對越，何得以不見粥飯庸僧為憾乎？」以深受驚嚇，故身體瘦弱，久不復原。錫周祈光開示，光令作退步想，作

已死想，遂得大癒。今春復病瘦弱，不思飲食。於二月廿八日，正念佛間，見兩童子執長幡，上書「西方接引」四字。謂錫周曰：「此兆於我則幸，於君則不幸。以己一歸西，內顧無人故。」然念佛之人，不貪生，不怕死。因請僧四位，誦經禮懺念佛廿八日。以祈壽未盡則速癒，壽已盡則速生西方耳。從此身心適悅，了無病苦。至四月初，復覺不適。知歸期將至，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初五，全家都為念佛。又請師僧換班續念，晝夜佛聲不斷，夫人但默隨之。初六午前，令備浴具。浴已，著新衣，往佛堂禮拜，供獻香花。歸即移床向西側臥，唯專念佛，概不提及訣別等事。至亥時，見佛來，欲起禮拜，因扶起令坐，作合掌低頭狀。云：「尚有三千佛，念完即去。」全家同僧俗三十餘人，俱大聲念，夫人遂高聲念佛而逝。面帶笑容，室有異香。全家俱不現悲哀相，又念佛二小時，方為安置。次日午時入殮，頂尚溫暖，四肢柔軟，香氣猶存。噫！夫人可謂宿有善根，現值善緣。不現世間愛情，破壞正念。唯仗多人佛聲，成就淨心。故得感應道交，蒙佛接引。離此苦域，登彼樂邦。何幸如之。

（增廣下·陳了常優婆夷往生事蹟兼佛性發隱）

七、屢見瑞相 隨佛往生

定海樂斌章，雖作商業，然頗信佛。今春來滬，適光寓太平寺，遂與其妻同來，求受三皈五戒。斌章法名慧斌，其妻法名慧靜。因與《文鈔》、《嘉言錄》等書，令其依之修持。慧靜從此專意念佛。至五月半間得病，

以迄七月初，猶能勉強支持，禮拜念佛。此後則臥床不起，然心中常自默念佛號。至八月初七夜，咳嗽一小時，遂睡著。夢見許多僧人，及諸童子，與幢幡等。及醒病苦痊癒。至初九夜，又夢見觀世音菩薩，與眾僧及諸童子。初十夜，侍病者及諸眷屬，見彼口念佛號，手作拜勢者十餘次，遂睡去。醒云：「佛已來過，吾將往生。」問何時去，則云：「不知。」次日令將所有衣服首飾，均變賣作善舉。勸家人為善修德，明因知果。至午，眼忽發光。其光似黃非黃，似紅非紅。即云：「佛來也。」面作笑容。其身先日已浴過，又令女傭再為洗腳，自己洗面。眼光即發。謂慧斌曰：「佛與大勢至菩薩，及諸童子，接我到西方去。」慧斌欲再問，云：「莫攪亂我。」但隨助念者，默持佛號，不數分鐘，即逝。夫慧靜以一弱女子，聞淨土法門未及一年，便能臨終有此瑞相。足見眾生皆具佛性，佛願不虛。永明所謂「萬修萬人去」者，為的確可據也。

(三編下·樂慧靜優婆夷生西記 十八年己巳季秋)

八、卅年精修 預知往生

上海何王氏者：本一無知無識之婦女耳。自二十九歲，得聞淨土法門，遂皈依三寶，吃素念佛。深厭娑婆濁惡，決志求生西方。三十年來精進不懈，於今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年五十九歲，至六月十九日，預知時至，囑咐家眷：「吾於今夜十二句鐘歸西，汝等至時，當同聲念佛相助。切不可悲哀哭泣，以致壞我正念。」因自行沐浴，著所製壽衣。先念大悲咒若

千遍，次即專念阿彌陀佛聖號。至十一句鐘，闔家大小同聲助念南無阿彌陀佛。至十二句鐘，遂端坐念佛而逝。夫如此作略，雖古今學問功業蓋世者，亦不多見，況其下焉者乎？而何王氏以一無知無識之婦女，乃能於三十年精進修持，致臨終現如是相。足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及淨土法門，實為轉凡成聖之第一法門。願見聞者，同事修持。庶可不辜佛化，不負己靈也已。

(三編下·善女人何王氏聖緣生西記)

九、女中丈夫 正念往生

崔母孫夫人者：注川處士之德配，祥鳩、祥鷄、祥鴻之生母也。其性情沉默淳厚，其行事勤儉寬和，其孝親相夫，持家教子，濟貧恤困，戒殺護生，皆足為閨壺儀型，女流師範，非宿有善根，豈能如是耶！而且篤信佛法，虔受歸戒，年逾七十，精修淨業，其子祥鴻，多方輔助，故得預知時至，正念往生，可謂女中丈夫，火裏蓮花，不辜佛化，不負己靈者矣。彼世之鬚眉丈夫，多才多藝，自命非凡者，及乎臨終，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依舊輪迴於三途六道之中，豈不大可哀哉！

(增廣下·崔母孫夫人往生傳發隱)

十、厭世心切 悔過而去

沙健庵：名元炳，江蘇如皋人。其品行操持，文章道義，皆足以為末世

楷。其學重躬行，不尚詞章，其志務盡分，不慕榮寵，以故登太史第後，家居奉親，冀盡子職，不入仕途。初未知佛為何如人，經具何如義，循襲乎韓歐程朱之說，謂佛法為聖道害，而於國於民，皆無所益也。逮辛亥國變後，悶極無聊，常存超出此世界想。試取佛經讀之，見其義理精微奧妙，圓融超脫，始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若出幽谷，得睹天日，不禁喜極而悲，惜數十年拘墟之陋。從茲潛心研究，受持讀誦，以冀親證本有佛性，不致常為六道輪迴中人。

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癸亥，年周花甲，厭世之心益切，適諦閑法師蒞如講《彌陀經要解》，親預法筵。遂知淨土橫超法門，為等覺大聖，逆惡小凡，同於現生，仗佛慈力，出此娑婆，登彼極樂，隨己根性，而得證入之道。於是專修淨業，以期往生。次年崔益榮來山歸依，與光言居士之學問修持，因令持《文鈔》以相贈。次年陳正有以所作斥喪中食肉飲酒論見示，據經引史，明辨以晰，知居士學有根柢，志希聖賢，雖未相見，而彼此各皆心許為神交矣。去夏聞光至滬，即欲來見，以病不能出門，未果，猶期異日來山請益，迄至將終前，與友談論，引為憾事。然既生西方，親炙彌陀，參隨海眾，未見一粥飯僧，又何所歉。至秋，左腋患癱，繼以咳血，入冬益甚，中西醫均無效，得無以修持力，轉重報後報，為輕報現報，以了宿業乎？

至臘月十一，遂臥床不起，乃將生平著作，付門人項本源、黃文浚，略

囑咐家事。頗悔從前改廣福寺為議會，遷移佛像，有贊成之過，命其子進，出三千金，於東門廣慧庵，改建佛殿，以贖前愆。又令家中眷屬，日夜輪班，在床前念佛，即至臨終，亦復如是，不得預為洗濯換衣，及哭泣等，殮以布衣，勿用綢緞。喪中無論祀神待客，勿用酒肉，吾嘗作論斥世，汝等切勿隨順惡俗，陷我於罪。又令請僧助念，必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於床前設香案，供阿彌陀佛接引像，面對慈容，口念心憶，專精一致，概不提及餘事。二十四夜，病益殆，僧眾咸來助念，居士正念分明，聲默相隨。延至二十六，雖不聞聲，口恒翕張。午後氣益促，家人及僧眾念佛聲益淒緊，至酉時，遂溘然而逝。頗有異香，大眾念佛益烈，逾二時頂猶溫，直至天明，始停佛聲，為拭體著殮服，舉哀，其子能奉命無違，可謂真孝。噫！若居士者，可謂宿根深厚，見地高超，言行相應，內外一如。據數年來之修持，及平素之信願，臨終之景象，殆中品上生者乎！以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具真信願，攝心淨念故也。然一得往生，當必地登不退，忍證無生，漸次修習，以至圓滿菩提而後已，又何歉憾乎哉！茲撮取其徒項本源，其子進，並吾徒崔益榮所述而記之，以期後之輯往生傳，及隱士事蹟者，有所本云。

（增廣下·沙健庵居士往生記）

十一、謙謹虛懷 夢佛而去

居士：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住館八年，光復後，即

隱居。民國二（一九一三）年，歸心學佛，專志淨土。繼讀印光法師文，即知老人法門龍象，尤為淨宗山門。進知觀音大士，為彌陀左輔，蓮邦智導。遂動朝普陀，禮大士，謁印老之念。於民十一（一九二二）年前往，禮覲之下，以撰就禮觀音疏進呈。《觀世音菩薩本蹟感應頌》前，載疏全文。內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斷葷。乃問：「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厲聲大吼，居士欣然樂受。不但毫不介意，實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請老人繼續編輯《淨土聖賢錄》，自願助成。於見面受呵之慈訓，表示萬分感激，歎為名不虛傳。老人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尤且虛懷若谷，殊為末世罕有，遂請編《觀世音菩薩本蹟感應頌》。自是函件往來，益臻款密。乃執弟子禮，求老人授皈依，賜法名。老人仍令名止淨。民十六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避難滬濱，聶雲台居士請編《歷史感應統紀》。二書次第流通，凡具正知見之縑素，皆歎其佛理高深，文學精粹。潘對晷老居士，再請撰《佛學救劫編》。三書編成，皆印老人料理排印。即四大名山誌之印行，居士亦各有輔助，老人序中亦述大概。民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在報國，再求老人親授菩薩戒。因昔年奉老人命，自在佛前受過。居士雖具人難企及之學問道德，而虛懷謙下，逢僧必拜，見佛必禮，通身放下，恪守在家白衣，為皈依三寶弟子之身分，不存絲毫驕矜傲慢，尤為今人所難能。又雖法法融通，而修持唯謹，全同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一心求生西方，毫不遊移。幸三寶

加被，宿業淨行兩相感召。將往昔殺生食肉、惱害眾生之惡業，必使將來生生世世，墮落三途之後報重報，轉作即今之現報輕報。以便即生了脫，徑往西方，故致近多年來，常多病苦。請查戒賢、玄奘二古德事實，自信斯言非妄。因森常侍印老，與居士復有鄉誼，平常小事，多與通訊，故知之頗詳。今但敘其大要，至每日定課，精進修持，與兼行世善，竭誠維護三寶之一切細則，均無暇備述。迨民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又大病。至閏七月，病稍間，仍奄臥不能握管，便口授，令外孫代書，函告病時經過，與今後急求解脫，早得生西。但念九華志未出，乃有如不即往生，望先讀為快等意。森念衰殘至此，知非人世久客。十月得福海師函，知已西逝，時年六十三歲。至二十八（一九三九）年，查賓臣居士，將同居寺中之姚半僧居士，致乃兄函乃兄姚節卿，為居士門生。抄寄，藉悉居士生西詳情。函云：九月初一日指二十七年陰曆，招弟至前，以後事相囑託。繼則莞爾曰：今早夢見佛來，遍身瓔珞，相好光明，向余曰：我來看汝。余即禮拜，少頃便醒。毋乃世尊慈悲，特來安慰我耶？若更得示現接引，令我帶業往生，則大幸矣。語已，即合掌曰：西方再見。自是不復開聲，唯專心默念佛號，至初三早七時，安詳西歸。通身冷透，頭頂猶溫。入龕時，遍身柔軟如棉，儼若老僧入定狀，面色光澤逾平時。正所謂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緇素見聞，肅然起敬，歎為稀有。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黃龍寺中。森謂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得如所願，滿菩提願。願見聞者，發菩提心，同念佛號，同生

西方。將來七寶池中，得與居士把臂共行，同為彌陀之弟子，聞法證忍，同度娑婆之眾生，以滿居士之願，而為之記。復說頌曰：

籲嗟淨公，法門金湯。具正知見，安分循常。遍研經藏，深入佛祖堂奧。示現白衣，堅守祇園邊疆。每嗟末季，緇素多忝乎厥職。力倡蓮社，必依僧伽作紀綱。宗說兼通，堪稱外護之翹楚。安僧衛法，益歎龍象之無雙。法法圓融，單提契理契機之淨土教。門門暢達，直往易行易到之極樂邦。今既瓜熟蒂落，果蒙西方教主親接引。尤冀速證無生，不違本願，即回娑婆，護持三寶，普度眾生作慈航。

（續編下附錄·許止淨居士往生記並頌）

十二、異香滿室 含笑而去

岳運生居士者：步雲之父也，名泰元，字運生，事親至孝，樂善好義，天性忠厚，無所適莫。

步雲於數年來，頗於佛法，生正信心，吃素念佛，唯誠唯謹。因勸其父母，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並以顯淺易解之淨土書，為之解說，令其常看。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但以惑業障蔽，不得受用，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門，俾我等少善根劣機眾生，於現生中，即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何幸如之！從茲心心憶念，冀遂所懷。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待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而臥，

步雲戒其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聲念佛，以助往生。又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去矣。又復念三小時，方始哭泣。而其父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入殮，相貌如生，其為往生，可決斷矣。

步雲日與家人，靈前念佛，以冀蓮品增高，無生速證，藉報劬勞之恩，以盡人子之分。又步雲以才小職卑，薪水無幾，仰事俯畜，頗形拮据，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將軍，貼補所需，此次衣棺葬費，皆係少甫所出。少甫公正廉明，清風高節，忠於國而孝於親，推其遺愛，故能視步雲如子，而步雲感其悃懃，故亦視少甫如父。步雲吃素之因緣，實由少甫而始，少甫若能由步雲而篤修淨業，吃素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則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矣，因並記之，以為世勸。

（增廣下·岳運生居士往生記）

十三、預知時至 安然西逝

居士：諱川，號春浦，江西清江縣東郭村人。幼失怙，母聶太夫人，苦節教養。習法政巡警學，屢充清江縣署科員，萬載株潭鎮員警分所所長，樟樹義務學校校長等職。居縣城有年，參與各項公務，官紳倚畀，有大疑難，每預商決。聶太夫人，夙奉觀音大士，持素念佛。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太夫人寢疾，居士發願朝普陀，弗藥而癒。二十（一九三一）年

九月，遂至普陀還願，禮梵音洞，感菩薩示現白衣執淨瓶楊枝相。復求明宿命，見一頭陀，衣服藍縷。乃悟輪迴之非虛，求出離娑婆之念益切。得月淨法師函介，謁印光法師，及德森師，於蘇州報國寺，始聞淨宗法要。嗣後弘化社出版典籍，各有所贈。因而信解益增，遂函懇皈依。德師為取法名禪川，字航西。復承德師路過樟樹時，為授優婆塞戒。信願念佛，精進不懈，蓋得力於德師之啟迪為多。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充鹿江念佛林宣講主任，誘掖勸導，從者甚眾。

居士家道素寒，體弱善病。每欲出家，苦無相當寺宇。常就診蕩生家，蕩生語以時節因緣，非可強致。然厭濁欣淨之心既深，減壽求生之願益切。禮拜觀想，必期早蒙接引，徑赴蓮池。今年春，夢觀音菩薩示語，期在七月。迨盂蘭盆會後，遂抱病，則一心念佛，忘其所苦。二十三日，戚友助念，已暝，而逾時復蘇。請永泰大寶殿大仁師來，托以茶毗事。二十六日復綿愒，家人泣。居士笑止之曰：「吾當於地藏菩薩聖誕日西歸。」至時，端坐椅中，結彌陀印，凝視佛相，安然西逝。遍體冷透，頂門獨溫，面容妍澤，有逾生平。閏七月初二日，樟樹通慧寺住持大松和尚及大仁師皆至，料理入龕。為之趺坐合掌，宛如生人。先日大風雨，迄子時舉火，天忽光明。異香馥郁，非檀非蘭。白光一道自龕出，向西而去。當秋初炎熱之時，死經三四日，屍不腐臭，反放異香，非佛法靈異，曷克臻此。見者聞者，咸讚歎起敬，稱佛法真不可思議也。春秋四十有八。

(續編下附錄·傅春浦居士生西記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述余蕩生，陳展西同記)

十四、心中默念 安然坐逝

淨土法門，利益宏深。自大法東流，以博地凡夫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因茲出五濁而登九品者，何可勝數。以佛力法力眾生心力，三皆不可思議。故得此奇特殊勝之果。實為一代時教之所無，而唯淨土法門為然也。此之法門，唯重實行。以感佛故，得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較彼專仗自力斷惑證真，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者。其難易，不可同年而語也。

婺源江易園居士，初膺教職，每為學生講說，必以篤行孝友，恪盡己分為事。至為講說義理，必期發揮盡致，了無餘蘊而後已。因茲過為勞瘁，遂成痼疾，群醫診視，均不見效。後有友人勸以息心念佛，遂得痊癒。由是屢親知識，專研淨宗。始知此法，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殊勝法門。於是由親及疏，悉皆以此奉勸。其母汪太夫人，賦性賢淑，一聞其說，即發心持齋念佛。日必課佛萬餘聲。兼持《觀音普門品》、《普賢行願品》、往生、大悲等咒，以為助行。今春因匪避地，值狹路，遇牛行擠轎。轎夫與轎，跌仆田中。轎已破裂，而江母竟不驚不怖，了無損傷。以在轎中，默持《普門品》故。是知江母之功夫綿密，故得此感應也。年七十有八，耳聰目明，絕無老狀。至五月末，示微疾，三十日聞其孫有朋，與人講四十八願，猶令侍者諦聽。因問明日是初一乎？蓋預計歸期也。至夜半睡醒，覺痰閉而欬吐無力。於是全家念佛，以祈速

得往生。易園又復示以佛願弘深，當深歸向。若能通身放下，一心念佛。必定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歷一時許，至辰刻，安然坐逝。逝時猶見顫動。蓋心中默念，但無聲可聞耳。自辰及申，歷五時之久，念佛不輟。申後方為洗浴著衣哭泣等。以人之將終，身力不支。若預為洗浴換衣及哭泣等，必致破壞正念，不克往生。今既不移動，又不哭泣，大家同聲念佛。使彼心中唯有佛念，了無餘念。故得正念昭彰，隨佛往生，誠可為法。願孝子慈孫，咸皆依此。其為孝慈也，大矣。且江母預先囑其子媳，令終後首不戴佛，口不含錢，不著花冠繡服，衣唯布製，項掛念珠而已。所有紙衣冥器，均不宜用。喪祭概用蔬素，不得效世俗用葷祭神等。噫，江母之言之行，皆足以為末世法。母儀閨闈，師範女流。其人雖逝，其德常存。願世之閨閣英賢，聞風興起。以江母之言行，是則是效。則相夫教子，以成賢善。俾二妃三太之懿行，又復見於今日。兼以深明即心本具之佛性，篤修即俗修真之淨業。庶幾人敦禮讓，世復唐虞。本此了無形蹟致治之道，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法。願各勉旃，則幸甚幸甚。

（三編下·江母汪太夫人往生記）

十五、服毒往生 感化一方

雲南，保山城內，鄭慧洪，經商昭通，於民十一（一九二二）年，函祈皈依，因以所印之書寄之。彼即勸其父母吃素念佛。其父乃博學隱士，初專研究《易經》數年，次又研究丹經。以其子慧洪，勸其學佛，遂又研究

禪宗。後則專修淨業，與其夫人，同求皈依。伯純，法名德純；夫人，法名德懿。

民二十二（一九三三）年，慧洪由川回滇，道經蘇州，住報國寺數日。次年春，慧洪死，其母心疼兒子，服毒，結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逝後面貌，光華和悅，凡見聞者，莫不讚歎。保山，乃雲南邊地，素不知佛。伯純，以博學宿德，提倡淨土，有智慧者，稍有信從。其夫人服毒，結跏趺坐，念佛而逝。一邑之人，十有八九，皆信伯純所說，而念佛求生西方矣。若善知識臨終，能結跏趺坐，合掌念佛，亦不平常。況以無學問之老太婆服毒，而能如是，設非佛力加被，曷克臻此乎？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然眾生雖具有不可思議之心力，不以佛力法力加持，亦不能得其受用。由蒙佛力法力加持，俾眾生心力，完全顯現。故得毒不能毒，現奇特相，以為一方之導。彼以愚婦之資格，尚能現如此之奇特相。而鬚眉丈夫，堂堂比丘，當亦可以自奮，而決志力修矣。

（續編上·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雲南保山縣城內，鄭慧洪，十餘年前，函祈皈依，遂勸其父母念佛。民二十二（一九三三）年，慧洪死，其母愛子情深，服毒，跌坐合掌念佛而逝，面色光潤，較生時為勝。一方之人，從茲念佛者居半。慧洪之父，名伯純，法名德純，乃博學而不求仕進之士。先研究《易經》幾年，後研究

丹經，後研究禪宗。慧洪經商於外，為其父寄許多淨土書，勸修淨業。遂專修淨業，兼為一方宣導，而信從者甚少。由其夫人服毒，趺坐合掌念佛而逝，不信之人，皆生信心。彼一女人，未嘗學問，服毒能現此種不可思議之相，可知此法門之利益，實為甚難稀有也。

（續編上·覆楊慧芳居士書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十六、淨心所感 往生示蝶

孫母林夫人者：慶澤之生母也。宿植德本，稟性淑賢，其孝親敬夫，教子持家，周給貧乏，救護生命，皆足為女流師範。而且篤信佛法，修持淨業，自少至老，無或廢替。況身稟女質，既難遠參高人，而家住玉田，絕少宏法上士，而畢生孜孜修持者，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溯昔夫人歸孫君時，貧不自給，操勞苦作，過於傭保。中年以後，家漸富裕，有子五人，孫十餘人，僕婢甚多，宜享逸樂，其操勞苦作，不改舊度。衣止粗布，不服綾羅，洗浣補綴，尚不忍棄。見人之饑寒，不異身受，必施金推食，其心方安，人有求祈，必令忻悅而去。昆蟲螻蟻，誠勿傷害，即蛇蠍毒物，亦令設法驅去，絕不肯令其受傷也。蓋欲子孫世守勤儉仁慈之道，以身率之，而冀其依行焉。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誡子孫，常曰：「利人實為利己，害人甚於害己，凡居心行事發言，皆須歸於慈善一邊而後已。汝等若能如是，則為無忝所生，否則縱令富貴至極，亦屬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故其子孫，多皆篤厚敬謹，不染時風。尤可異者，去冬兵災起時，慶澤奉母

遠避於親眷家，當其去時，心慮惶恐，夫人以裝老衣之篋命攜之，亦不言其所以。至臘月遂歿，適得具斂，雖曰年高八十有八，不可不預，然其心地安詳，不隨境亂，於此可見。當夫人臨終時，慶澤率其家人，同聲念佛，忽若發狂，遂將窗紙撕破。適有二蝶大如掌，從窗櫺入，黃質雜黑白章，彩絢非常，繞屍而飛，家人驅之，竟不能去，歷大半日，殯殮已畢，昇入他院，蝶亦隨棺飛翔，直至靈柩安妥，方始飛出，向西而去。夫時當臘月，況在北方苦寒之地，何得有蝶，當時本家與親眷七十餘人，同皆驚異，謂為不經見聞之瑞。蓋以夫人盛德淨心所感，以表其離此娑婆，生彼極樂之祥，但以世人根機陋劣，特示為蝶，此豈真蝶乎哉？

（增廣下·崔母孫夫人往生傳發隱）

十七、夫人往生 信報紛至

汪含章夫人者：江易園居士之德配也，宿根深厚，賦性淑賢，其事父母，奉翁姑，相夫教子，律己持家，皆足為閨閣法。而且居心仁慈，故於惠施貧乏，救放生命，每每行之。此諸善舉，悉由勤儉而得，使其好逸妄費，將有自顧不暇之慮，況能濟人利物乎哉？

易園多年職任教育，唯欲培植真正人才，不惜心力，為之講授，積勞成疾，於民國八（一九一九）年，臥病不起，醫藥罔效，勢甚危險，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勸，漸獲痊癒。既又遍閱佛經，方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

可思議之事，且悲昔之不知，幸今之得聞也。於是勸其父母，與其夫人，並及兒女，同修淨業。由是夫人虔持佛號，兼誦《彌陀》、《普門》、《大悲》等經咒，決志求生西方。去歲十月有疾，當痛苦時，輒發大願，願速往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之後，乘佛慈力，回入娑婆，度苦眾生，心極懇切。月晦之夕，語侍疾者，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亮，屋床壁間，皆金字經，光明照耀，汝曾見聞與否？又三日前，其姑夢金光滿室，光中菩薩，不計其數，意謂其媳之病，當速痊癒。須知此皆淨業純熟，淨境現前之象。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時，結跏趺坐，念佛而逝。逝後神色端嚴，了無死相，通身悉冷，頭頂猶溫。先時兩腿腫脹，不能動屈，及至將逝，遂如平時，故得跏趺而逝，如入禪定也。

易園率其兒女，並諸道友，至誠念佛，助其往生，過五句鐘，方始安置。設祭待客，概不動葷，村人欲送公祭者，易園止之，令每日來一班人，念佛一期，約二句鐘。一則免人虛費，二則實益亡人，三則曲引諸人，同種善根，四則冀開風氣，普播佛恩，實為喪事最善新例，凡有信心者，各當依行焉。

殯殮之後，易園以書寄普陀法雨寺，並匯百圓，祈光相宜為作佛事，以祈未往生則即得往生，已往生則高升蓮品。光令念佛堂十六人，打一佛七，又為開示念佛法門之利益，與易園居士之真誠，諸師聞之，悉皆竭誠盡敬。至三七日，其姑祝曰：「媳逝多日，生西也未，願托夢見告，以慰我心。」

是夜其子有朋，夢信報紛至，乃取一信，往樓上佛堂看。見佛堂中懸一大燈，光明四徹，遠逾電燈。開函見畫一張，中有大紅蓮花，花有台座，花下列小字兩行，不復記憶，周圍有眾多小花，花下之水，其色如銀，此日即法雨佛七圓滿之日也。得此數徵，可知決定往生。

夫眾生之心，與阿彌陀佛之心，觀體相同，若以信願憶念相感，必致彌陀慈悲誓願攝受。故此間發心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七寶池中，即生一朵蓮花，倘精進不退，則其花漸見廣大，待至其人臨終，佛與聖眾，即執此花，接引往生。宋荊王夫人，篤修淨業，姬妾使侍，無不率行，有一姬妾，無疾化去，夫人夜夢亡妾，殷勤致謝。又引其西行，見一寶池，其量廣大，中一大花，光明殊勝，妾曰：「此夫人生處也，其中周圍所有之花，皆蒙夫人教，及輾轉相教以發心者。」夫人醒已，悲喜交集，未幾，值誕生日，念佛立化。有朋所夢，與此相仿，但汪夫人無荊王夫人之功夫，及化導之權力，故其境遠遜。而有朋未到淨業純熟之時，故只見其畫，不能親見其境。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因不虛棄，果無浪得，於此益信。願見聞者，各共勉旃。

（增廣下·汪含章夫人往生記）

十八、母女奇特 各示異蹟

安徽桐城馬通白居士，乃現今之文學大家，著述甚富。初亦漸染於韓歐

程朱之見，不但不知佛為何如人，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當體與佛了無有二也。及至晚年，學識日晉，見地日高，方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從茲日誦《金剛經》，兼持佛號，以期圓離四相，徹證一心，即於此生，迴出五濁也。其第三女，名君幹，頗聰明，通文理，有古烈女風，通白甚愛之。然於佛法，絕無信向。後得病甚苦，不能忍受，通白憫之，對彼念《金剛經》。彼一聞經聲，身心安樂，及至經歇，復覺苦痛，通白遂徹夜為念。忽起坐，止令勿念，若好人然。且曰，我於《金剛經》所說道理，悉皆悟到。便欲現大人相，說無生法，冀一切見聞之人，同種善根，詭言：「家中褊隘，欲往醫院將養。」以通白與其婿方時簡，同寓京師，租屋共住，故不能過於寬敞幽雅也。通白見其志決，乃令其夫送之德國醫院，擇極超勝之屋安置之。令其夫與醫院侍人各去，彼則合掌坐脫矣。噫嘻異哉！此與龐女靈照，給其父離座，彼即據座以坐脫者何異。

李木公素不信佛，聞通白說此因緣，全家歸依三寶。《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詎不信歟。而其夫時簡，經此現相，見猶拘墟，行狀中反湮沒之，其罪過實非淺鮮。今蒙通白之侄怙庭，以其叔母往生事實，並其子根偉哀啟見示，知通白與其妻其女，皆有大來歷，非偶然者。

按狀，夫人姓姚氏，諱澤潤，幼受庭訓，深嫻婦道，事父母舅姑唯謹。其姑疾革，割股和藥，籲天以禱。家固清貧，通白教授生徒，夫人代持家

政，克勤克儉，故得無虞。教子女有法度，為鄉里所稱。數十年來，歷經世變，深厭無常，遂專修淨業，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極樂。年逾古稀，猶然強健。

今秋初，示微疾，飲食漸減，而晨昏禮拜持誦無少間。至八月初四，始臥床，胸膈，氣不通暢，囑其女君瑋，及侄婦孫孝達，代為誦經。孝達即怙庭之妻，平日以淨業互相勉勵，故常侍相為輔助也。至初九夜，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伏枕作禮拜狀。又見觀音伸手下垂，己則仰握菩薩手，連稱菩薩名不已。囑孝達誦《彌陀經》，孝達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曰：「如此境界，歷歷在前，吾所見，不異經所云也。」家人環侍念佛，有飲泣者，夫人責之，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至初十午刻，唇尚微動，久之遂逝。面色黃潤，眉額間朗明若鏡，頂上熱氣外溢，相距尺許，即覺薰蒸，蓋其淨業純熟，身心清淨之所表現耳。

（增廣下·馬母姚夫人往生事實發隱）

十九、不肯放過 安詳往生

彭守拙居士：江西南昌人。民十八（一九二九）年，特來滬選素廚司，到南昌辦蔬食處。因至太平禮印老，始與森認識。後又在佑民寺，辦佛經流通處。由作事認真，得諸居士信任，故兩處事務，皆歸經理。對法門中事，隨緇素諸公之後，護持提倡，亦竭盡心力。森為南贛寺產諸事，多資

設法，為益亦深。但因兒女多，家無恆產，維持家計，頗費辛勞。自修功課，雖不能無間，亦不肯放過。年五十餘，因積勞身弱，致常生病。至民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七月間，預知時至，先對家人說定時期。屆時家人圍繞助念佛號，居士亦正念分明，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

（續編下附錄·吃素念佛修淨業人，須平時事事多與淨行相合，乃可往生。）

二〇、驚嚇中風 急疾而生

查賓臣居士：江西九江人。向業商，家道小康。熱心公益，樂善好施，地方慈善，慷慨助成，曾為九江蓮社副社長。民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森過九江，初次見面，即承特別優待。二十五年，朝普陀，來蘇州，相識益深。二十八（一九三九）年春，避難居贛州。轉徙流離，仍一心奉佛，數與森通函，略商法門中事。至二十九（一九四〇）年正月，不幸飛機轟炸贛垣，落彈於所居附近，被驚嚇中風。繼患腦膜炎急症，於二月二十一日申時逝世。因平日深信淨土，素有修持，加以眷屬亦稍知飭終要義。故雖急疾而終，仍得心存正念，毫無昏迷掛礙之象，連聲稱念阿彌陀佛，瞑目安然而逝。如此，按之經教，頗具生西之瑞徵。亦由素行皆依成規，多與淨業相合所感致。

（續編下附錄·吃素念佛修淨業人，須平時事事多與淨行相合，乃可往生。）

二一、中風失語 亦得往生

張慧炳宿世固有善根，惜其生於無佛法之區域，及其讀書之後，漸染於程朱韓歐之學說。程朱辟佛之力，比韓歐為巨。則於即心自性之理，更加錮蔽，無由發明矣。所幸者，閱世既久，常罹禍亂，不免常存厭心。恰遇常慧揚以念佛求生西方相勸。則如久旱之苗，忽逢甘霖，即得勃然發生，勢不可遏。雖於佛法未能大明，而於程朱韓歐之心曲，固已灼知深見，反由此更加信心。自聞淨土法門以來，刻論時日，不滿二年，遂得正念往生，亦可謂勇猛丈夫矣。至於臨終中風失語，乃宿世惡業。當在死後來生受者，以現生修持功德，轉後報重報作現報輕報而了之也。死後面色光澤，屍體柔軟，面帶笑容，頂熱炙手。此種景相，均為往生之瑞相。然面色光澤，屍體柔軟，面帶笑容，生天者亦可有之。唯頂熱一事，生天者所無。經中說死後生各道之證據，有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以人死熱氣由下而上者，為超升。由上而下者，為墮落。若通身都冷，頂上猶熱者，則超凡入聖。生西方，為超凡入聖之最勝者，故曰頂聖。若熱在額顱及眼者，則生天。熱在心者，則仍生人道。熱在肚腹者，生餓鬼道。熱在膝蓋者，生畜生道。熱在腳板者，生地獄道。以通身全冷，唯此處獨熱為準。然念佛之人，平素若有真信切願，臨終又蒙善眷助念，不為惡劣眷屬預為揩身換衣哭泣問事瞎安慰等所破壞，定規可以往生。慧炳臨終失語，或有因此懷疑者。頂熱一事，可以為證，況又有面

色光澤等事乎？

（三編下·張慧炳往生西方決疑論）

二二、投河而死 直立而生

江蘇如皋，掘港，陸紫卿，稍通文字之農夫。夫妻子女均皈依。其女出家，仍在家住。其子出家，未幾死。其出家衣服戒費，及送終費，皆彼供給。意欲以田產賣盡，做功德，以免有所掛念。田已賣矣，其兄知之，令其贖回。其兄以弟無子，當以己子承繼，謀家產起見，勢極凶勇。不得已，覓鄉長說其事。其田定規賣得便宜，故鄉長不肯令贖。其人進退兩難，從鄉長家出，即投河而死，其屍直立水中，面西合掌。其家知之，往迎其屍。因寄信靈岩當家，祈於念佛堂立一牌位，方知其事。此去年臘月八日事。世有立化者，然亦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較彼平地立化者，為奇特。設非通身放下，決期往生者，能如是乎？

（續編上·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二三、隨緣修習 助念得生

劉曉愚居士：名景烈，江西贛縣人。少年留學東瀛，與蔡公松坡等同學。光復後，曾任第一屆國會議員。民六七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間，任職方司司長。從堂兄好愚居士，名景熙者，乃贛州大紳，素尚佛學。故居士少時，對法門亦肯護持。城中壽量古剎，頹廢已久。民國初，土人藉辦

國民小學之名，並謀得全占字據，盤踞其間。後由居士發起，請大春和尚兼任住持，藉資保護。及民八九（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寺與該校涉訟，均由居士德望所及，一倡百和，靡然風從，凡地方紳、商、學界各正士，一致主張公道，遂將學堂遷出，保全寺基，及贖回田租若干。至二十二（一九三三）年開馬路，該寺適當路線，已定中為大馬路，兩旁作小菜場，全寺盡毀，萬無保存之餘地。緇素已至山窮水盡，知森昔日佐助大春和尚，與該寺向有因緣。其時在蘇隨侍印老，必識有力護法，函請設法挽救。適居士亦由避難來蘇，已皈依印老法師，吃花素，修淨業，法名德誠。森為二十尺之鐵質大士法相起見，奔走呼號。得以達到保全，進而重興者，亦得居士贊襄之力不少。迨其二十五年回里，寺事尤多賴維持。但因公私眾務紛繁，信心雖發，實行難專。每日不過少時功課，隨緣修習而已。至二十七（一九三八）年秋末，因宿世今生殺業所感，又發生大病。當身未皈依時，喜打鳥網魚，殺害許多生命。民十幾年時，曾生對口瘡，病勢危殆，痛苦之極，遂發願斷此惡習。因念觀音菩薩救苦救難，忽憑空聞香，病遂漸癒。纏延日久，痛苦難堪，令其子發莊，匯洋數百圓，囑森供養印老，及代作其他功德。森辦理後，回函勸其長素，聞至年底始實行斷葷。延及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三月，病勢日重。幸妻妾子媳，皆印老之皈依弟子，均知臨終助念之緊要。乃於十七日，向壽量寺，請二僧為之助念。至十九早晨，居士自知當辭塵世，遂令抬出庭前，一換空氣。喚兄弟囑咐後事，並令長子發莊，跪聽遺囑。說畢，眾見面色特異，即仍抬回臥室。

二僧與家人，同聲助念佛號。發莊敬捧阿彌陀佛接引像，請其觀看。因大病初起，仍為頸項外症，致左手下垂，數月不能提舉。正近屬續之際，及見佛像，左手忽活動如常，舉起合掌。便現歡喜踴躍之象，急念阿彌陀佛。其時毫無痛苦，隨眾念佛聲中，安詳而逝。時年六十一，即己卯古曆三月十九日也。居士大病數月，痛苦難堪，實由惱害眾生之後報重報，轉作現報輕報。及至臨終，得此瑞相，可謂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決定生西而無疑。身後喪葬宴客，一一皆遵印老函示，概用素筵，開南贛佛化之先河。如斯善利，雖由本人善根成熟，而家眷飭終如法，善以助念，亦實極大助緣。故末後一著，望四眾佛子，及早注意。

（續編下附錄·得助念失助念之損益比較）

二四、全家助念 得遂往生

吳廷傑之往生，得力於全家助念。其全家能助念者，由慧衷習聞汝說助念之利益，及瞎張羅之禍害而得。致令廷傑於念佛聲中，安詳而逝。逝後面容光潤，手足伸直，一方之人，咸皆驚異。可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一切眾生皆具不可思議之心力，由無佛力法力加持，則只能造業，不能得其受用。徒具佛性，了無所益。一旦聞善知識開導，歸命投誠，與佛慈誓，感應道交，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回視六道往還，如輪上下者，不勝憐憫也。

二五、冤枉而死 僥倖而生

慧佐之死，乃其父母祖母所致。其家生此聰穎之子，不告以保身寡欲之道，乃早為娶妻。又不說節欲之益，縱欲之禍。彼二青年只知求樂，不知速死。及已經得病，尚不令其妻歸甯。以致年餘大病，以至於死。將死見其妻，尚動念，故咬指以伏欲心耳。天下此種事多極，姑述二事。

一弟子家貧，其父早死，學生意，資質淳厚，十五六即娶妻，人已受傷。先在綢緞店司帳，其友人令住普陀法雨寺，養數月，已強健。其母與介紹人吵鬧，恐其出家，挽彼店中老闆及彼岳父，來叫回。光與來人說，回去則可，當令其妻常住娘家，非大復原，不可相見。此種人通最不知事務者，通不依光說，仍在店中司帳。光往上海至其店中，店老闆亦係善人，素相識。見其面色光潤，知尚能擲節。後光回山至寧，見面色大變，問汝回去過？言到家只住四天。已與未回去之相，天淵懸殊，後竟死亡。此子文字尚通順，若非其母硬作主宰，當不至早夭。

又一皈依弟子之子，其岳父亦皈依，其人頗聰明，英文很好，以不知節欲，得病要往杭州西湖，云我一到西湖，病當好一半。其父母不知是不敢見妻，不許去。又要去醫院，因送醫院，尚令妻常去看，竟死於醫院。其岳父與光說，光說汝等是癡人，以致彼欲不死，而必令其死。惜彼不明說

不敢見妻，見即動念失精。慧佐至死，見妻咬指，汝認做厭，尚非真情，乃制欲念耳。至於死時得大家助念之力，自己向有信心，故致死後相變光潤。乃知佛力、法力、眾生心力，均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承佛力、法力不得發現。由承佛力、法力得以發現，故有此現相也。

後世子弟愈聰明，則欲心愈重，情竇未開，不可告。情竇已開，不為說保身寡欲之道，或致手淫邪淫，及已娶忘身徇欲，均所難免。男子則父與師當為說。女子則母當為說。使慧佐之妻知此義，何至一病近年而死。古者國家尚以令人節欲為令。今則病將死，尚不令其分隔。此所以冤枉死亡之青年，不知其數。而一歸於命，命豈令彼貪色無厭乎？

慧佐之死，係冤枉。若其父母早為訓誨，深知利害，斷不至死，故曰冤枉。慧佐之生西，乃是僥倖。若無人助念，則由淫欲而死，縱不墮三惡道，難免不墮女身及娼妓身耳。由大家助念，承佛慈力，得此結果。

（三編上·覆常逢春居士書二）

二六、白鵝念佛 雙雙往生

雲南張拙仙來函，言其外孫，生一年零八月，於四月間念佛而逝。平常到佛堂拜佛已，即圍繞念，餘事皆不顧。

又其次女出嫁時，婿家送雙鵝行奠雁禮，彼即放生於華亭山雲棲寺，已

三年矣。彼二鵝每於晨昏上殿做課誦時，站殿外，延頸觀佛。今年四月，雄者先亡，人不介意。後雌者不食數日，彼來觀佛，維那開示，令求往生，不可戀世。彼遂為念佛數十聲，鵝繞三匝，兩翅一拍，即死。拙仙因作〈雙白鵝往生記〉。

噫異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鵝尚如是，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三編上·覆周伯適居士書二）

若依念佛法門，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無論出家在家、士農工商、老幼男女、貴賤賢愚，但肯依教修持，皆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定慧不期得而自得，煩惱不期斷而自斷。親炙乎彌陀聖眾，游泳乎金地寶池。仗此勝緣，資成道業。俾帶業往生者，直登不退；斷惑往生者，速證無生。此全仗阿彌陀佛大悲願力，與當人信願念佛之力，感應道交，得此巨益。較比專仗自力者，其難易天地懸殊也。

——續編下·念佛懇辭序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